

父子昆弟不相能夫槩王作亂是以復歸於吳今齊
侯任不鑒於楚又不承共王命以遠我一二兄弟之
國夫差不貫不忍被甲帶劍挺鉞搢鐸遵汶伐博葵
笠相望於艾陵天舍其衷齊師還夫差豈敢自多文
武實舍其衷歸不稔於歲余泐江沂淮闕溝深水出
於商魯之閒以徹於兄弟之國夫差克有成事敢使
苟咎於下執事齊侯任簡公

周敬王答吳告勞

苟伯父命女來明紹享余一人若余嘉之昔周室逢
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余心豈忘憂卹不惟下土之
不康靖今伯父曰戮力同德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
受而介福伯父多歷年以沒元身伯父秉德已侈大
哉

使行人告齊

夫差既勝齊人於艾陵
使行人奚斯釋言於齊

寡人帥不腆吳國之役遵汶之上不敢左右唯好之
故今大夫國子與其衆庶以犯獵吳國之師徒天若
不知有臯則何以使下國勝

訊申胥

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以胥之
初諫伐齊而請備越也胥自殺

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達於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
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於荆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
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處以念惡出則臯吾衆撓
亂百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衷於吳齊師受服孤豈
敢自多先王之鍾鼓寔式靈之敢告於大夫

並國語

使行成於越

越伐吳遂入吳國吳王懼使人行成越王不許因使人告於吳王吳王辭而自殺

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
奈越之先君何畏天下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
至于今今孤不道得臯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孤之

敝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為臣御

越王句踐使人告吳王

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歿
民生於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
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没王年

吳王辭越

天既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
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

使王孫雄行成於越

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

不穀請復會稽之和

史記云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

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唯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

越范蠡應吳使

越王欲對吳而難其辭使蠡應之

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

義以報此禍吾王敢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

又云

句踐對曰昔天以越與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予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命乎吾請達王甬句

東為二君乎

對越

寡人禮先壹飯矣君若不念周室而為弊邑宸宇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女社稷滅女宗廟寡人

請歿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次也

並國語

越

越王句踐

使臯人致辭

吳伐越句踐患吳之整也使臯人三行屬劍于頸而辭曰云云遂自頸師屬之目因而伐之大敗之

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

歸歿

使諸稽郢行成於吳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命諸稽郢行成於吳吳王許之

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臯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陲之小怨以重得臯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咳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春秋貢獻

不解於王府大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搨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旣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亾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

使文種行成於吳

寡君句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

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卽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

告五大夫

越王將伐吳乃召舌庸若成文種范蠡鱉臯如五大夫告之

吳爲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爲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旣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旣命孤矣敢訪諸大夫問戰奚

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

並國語

燕

燕人

行成于齊

齊侯伐燕燕人行成暨齊平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玉橫罽耳不克而還

敝邑之臯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臯

國語

邾

茅夷鴻

請救于吳

魯伐邾執邾隱公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吳子從之

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鄆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

唐

唐人

請於唐侯

唐成公如楚有兩蕭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

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

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

馬必如之 左傳

稱詩

春秋列國交相聘饗率稱詩以諭志且答賦焉所以宣寵光而受同福也榮辱之主失得是徵今錄其有涉辭令者不堪縷櫛附為一則

魯莊叔以文公降拜

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

言言源語 卷八
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魯穆姜謝季文子

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亾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魯穆叔聘晉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

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並左傳

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曰子以君命鎮撫敝邑不

腆先君之禮以辱從者不腆之樂以節之吾子舍其大而加禮於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寡君使豹來繼先君之好君以諸侯之故況使臣以大禮夫先樂金奏賜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絲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爲肄業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君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況夫鹿鳴君之所以加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無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

懷和爲每懷咨才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

拜國語

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臯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宣子曰勾在此敢使魯無鳩乎左傳

魯季武子聘晉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

衛甯武子對魯文公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

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晉范宣子聘魯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鄭簡公享趙孟

鄭伯享趙孟于壘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

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
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
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
曰牀第之言不踰閭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
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
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
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
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
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
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

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亾叔向曰然已侈所
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
主也子展其後亾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
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亾不亦可乎

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
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
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
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
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爲客
禮終乃宴穆叔賦鶉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

書說卷八
曰小國爲蔡大國省穡而月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
野有歿麇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
尤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與拜舉兕爵曰
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
矣

晉韓宣子聘魯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
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
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絲
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
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旣享燕于季氏有
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
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

鄭六卿餞韓宣子

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
以知鄭志子齋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
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
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
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
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抑賦籜兮宣子喜曰鄭其

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並左傳

梅安祚閱辭命三卷

書記洞詮卷第八

終

書記洞詮卷第九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漢

高帝

姓劉名邦字季豐沛邑人
秦滅楚而有天下國號漢都關中
即帝位十二年廟曰高祖

與沛父老帛書

高祖與蕭何曹參等起自沛時高祖亡在外
沛城守乃書帛射城上與沛父老父老率子弟
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立以為沛公

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公守諸侯竝起今屠

沛沛今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

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

史記○天下苦秦漢書作天下同苦秦可立者



立之作可立立之則家室完作即室家完

告諸侯王

初項梁立楚懷王孫心為懷王及籍既滅秦迺陽尊懷王為義帝從長沙使英布擊殺之自立為西楚霸王高祖為漢王東略地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王

天下共立義帝北而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

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

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

帝者史記○諸侯皆縞素漢書作兵皆縞素關內作關中○真德秀曰不曰率諸侯王而曰願從諸

侯王不曰擊項羽而曰擊楚之殺義帝者辭不迫切而意已濁至簡有古辭命氣象 劉會孟曰兵皆縞

素與諸侯不同論文字則兵字是論其聳動告諭為張皇之詞則諸侯字似是後世亦不能及○王云此漢第一篇然非詔令也若然則與沛父老書又第一篇矣今按此亦如春秋寄文行人不必為書姑從之

賜韓王信書

信初王潁川高祖更以太原郡為韓國徙信備胡都晉陽信請治馬邑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使使胡求和解上疑信有二心賜書責讓之信得書恐誅因與匈奴約攻漢上自往破其軍信亡走匈奴後復與胡騎入居參合遣柴將軍擊之遺信書信報之屠參合斬信

專死不勇專生不任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

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於君王班固漢書○呂

祖謙曰信雖失職守邊然舍晉陽之安而請治馬邑亦非偷惰者也高祖猜疑責讓使其以國外叛為虜向導遂有平城之圍自是匈奴輕漢為世大患閱百年而未息然則人主心量不宏所係豈小哉

柴武遺韓王信書

武一作奇非也
奇社子○類附

陛下寬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

復歸作
後歸

韓王信報柴將軍書

信韓襄王孽孫從高祖
封○楚漢春秋各信都

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為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僨於吳

也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

並史記

同前 漢書

陛下擢僕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為反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僕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以僨於吳世也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勢不可耳

手勅太子

名盈字滿是為惠帝。○藝文志高祖傳十三篇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

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

又

堯舜不以天下與子而與他人此非為不惜天下但子不可立耳人有好牛馬尚惜況天下耶吾以爾是元子早有立意羣臣咸稱汝有四皓吾所不能致而為汝來為可任大事也今定汝為嗣

又

吾生不學書但讀書問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辭解今視汝書猶不如我汝可勤學習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

又

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并語於汝諸弟

又

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其餘諸兒皆自足立哀此兒猶小也

趙王如意戚夫人生為呂后所殺○並古文苑○尺牘載三篇王云疑後人傳會之語

文帝

名恒字常高帝仲子薄姬生初封代王呂后崩入立二十三年廟曰太宗

賜尉佗書

趙佗真定人爲南粵王凡五傳至武帝元鼎中討滅之

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歿召龍川令趙佗行南海尉事秦滅高帝遣陸賈立佗爲南粵王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以此怨長沙王乃自尊號爲南武帝攻長沙邊取數縣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之兵不能踰嶺高后崩罷兵佗乘黃屋左纛與中國侔文帝元年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卽位意迺爲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爲大中大夫賜佗書佗恐乃下令國中去帝制因爲書謝賈還報文帝大說然其居國竊如故號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

日進不衰以故諄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豕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

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竝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尉佗報文帝書

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粵王使爲外

臣時內貢職，孝惠皇帝卽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厚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卽予，予牡母與牝。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脩，有歿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

甌其衆半羸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

下

並漢書○班固贊曰追觀太宗填撫尉佗豈古所謂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者哉

同前 史記

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冢以故自棄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衆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爲藩臣奉貢職

遺匈奴冒頓單于書

文帝三年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侵盜上郡詔丞相灌嬰擊走出塞明年單于遺漢書以

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書至漢廷議以為單于新破月氏乘勝和親便前六年遺匈奴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雲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王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

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胥紕一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紕綠繒各四十四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史記○真德秀曰按此書固不逆其善意亦不墮其詐謀抑揚開闔皆有法焉至遺之以物又以其自將若兵為辭此可見文帝御夷狄之道矣

同前 漢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虜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

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踈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犀毗一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緋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冒頓單于遺漢書

書例與前報後此當在文帝前以有後一書類從之

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

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雩淺奉書請獻橐他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

史記○氏漢書作支通用兄作昆小

吏作少吏距漢書作恨馬疆作馬力疆夷滅作滅夷降下之作降下定之始古作古始安其處作得安其

書言評語
卷九
處雩淺
作虜淺

遺匈奴老上單于書

冒頓歿子稽粥立號老上單于歲入邊殺掠漢患之使使遺單于書單于亦使使報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復約和親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滌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

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闐然更始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蘖金帛絲絮侘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負鼈上及

蜚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
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
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
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史記樂

彥云當戶且渠各有一官雖渠難爲此官也師古曰
逃虜民漢人逃入匈奴者章尼等皆單于降漢者

同前

漢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
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
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
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

今聞渫惡民貪降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
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
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
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
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
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
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林蘂金
帛綿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
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
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

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漢遺單于書牘以人一寸中行

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

賜鼂錯璽書

錯潁川人遷御史大夫議削諸侯王七國反表益言於景帝斬東市

錯為太子家令是時匈奴彊數寇邊文帝發兵禦之錯上言兵事其末引傳曰狂夫之言聖主擇焉帝賜錯璽書寵答之

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

而萬不當也

漢書○漢紀云皇帝敬問太子家令所言兵體聞之書曰云云○真德秀曰家

令小臣而帝賜以璽書官而不名詞又溫厚如此豈非隆謙好善之主哉

武帝

名徹字通景帝中子在位五十三年廟曰世宗

諭淮南王安

安辨博善為文辭武帝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

閩越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上多其義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上書諫漢兵出踰嶺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上嘉淮南之意令嚴助諭淮南王

皇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王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

帝之休德夙興夜寐明不能燭重以不德是以比年
凶菑害衆夫以眇眇之身託于王侯之上內有饑寒
之民南夷相攘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
重慮明太平以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
所及咸盡賓服藐然甚慙嘉王之意靡有所終使中
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

漢書

報公孫弘

弘見後

弘封侯爲丞相淮南衡山王謀反弘病甚自以爲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疏願歸侯乞骸骨上報之因賜告牛酒雜帛

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

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爲
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
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迺上書
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君其省思
慮一精神輔以醫藥

史記

同前

漢書

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
者也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爲
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
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迺上書歸侯乞骸

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間君其存精神止念慮
輔助醫藥以自持

報石慶

慶萬石君奮少子歷御史大夫爲丞相以醇謹稱

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欲請徙流民於邊上以爲慶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爲請者慶慙上書乞骸骨上報之慶見詔報欲上印綬掾史以爲見責甚深而終以反室者醜惡之辭也勸宜引決慶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

聞者河水滔陸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墮塞朕甚憂之是故巡方州禮嵩嶽通八神以合宣房濟淮江歷山濱海問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

去者便居者擾故爲流民法以禁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竝見朕力答氣應未能承意是以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委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往年覲明堂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徙四十萬口搖蕩百姓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貧盜賊衆請入粟爲庶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動危之而辭位欲安歸難乎君其反室

漢書

賜丞相劉屈氂璽書

屈氂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爲左丞相封彭侯被誅

戾太子為江充所譖將收補充長安擾亂言太子反充發兵入丞相府屈釐祕之未敢發兵上怒賜丞相璽書屈釐與太子戰太子兵敗

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為櫓毋接短兵多殺傷士眾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

報丞相田千秋

千秋齊諸田徙長陵為高復郎訟太子寃拜丞相封富民侯

千秋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恐懼迺與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惠緩刑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為天下自虞樂上報之

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累月迺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

千石求捕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以及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脫不止陰賊侵身遠近為蠱朕媿之甚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書曰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有復言

漢書

云太子譖殺之明年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匈奴丞相劉屈氂為祖道廣利請昌邑王為太子屈氂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女弟李夫入子也貳師女為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是時治巫蠱獄急以丞相使巫祠社祝詛主上及與貳師共禱祠立昌邑王為帝腰斬貳師降匈奴丞相公孫賀子敬聲為太僕坐與陽石公主私通及祝詛有惡言父子死獄中李禹陵從兄弟陵降匈奴人告禹謀欲亾從陵下吏死

勅責楊僕書

僕宜陽人以千夫為吏封侯後伐朝鮮還免為庶人

僕遷主爵都尉拜樓船將軍討南越功封將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為其伐前勞以書勅責之僕惶恐願盡死贖罪與王溫舒俱破東越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陟非有斬將搃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灰人以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

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偽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以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以掩過不

報李廣

廣成紀隴西人以衛尉為前將軍坐兵敗自剄

廣去雲中太守屏居藍田夜從一騎出飲田間還霸陵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亭下無河匈奴入遼西武帝乃召廣為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斬之上書謝罪帝報之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

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貊威稜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

答胡建制書

建字子孟河東人歷涓城令昭帝時坐忤蓋主自殺

建為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建陰約其從卒引御史斬之奏聞上壯其節制書答焉

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

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

賜嚴助書

助會稽吳人郡舉賢良武帝擢為中大夫淮南王安反與助相連棄市

助為中大夫侍燕從容上問所欲對願為會稽太守於是拜助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帝賜書助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

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濶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真德秀曰武帝

之所以警飭臣工駕御將帥者略見於賜嚴助等書史稱其雄材大略信矣

賜吾丘壽王璽書

壽王字子贛趙人以善格五待詔遷侍中郎由東郡徵為

光祿大夫後坐事誅

壽王為東郡都尉上不置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就多盜賊詔賜璽書壽王謝罪因言其狀

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輳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

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竝廢盜賊

從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並漢書○洪邁曰武帝除用郡守尤所留意觀其賜

壽王璽書及莊助書與汲黯語則知郡國之事無細大未嘗不深知之惜其為征伐奢侈所移使民間不見德澤為可恨耳

同前論衡

子在朕前時輻輳竝至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至

連十餘城之勢任四千石之重而盜賊浮舩行攻取

於庫兵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言難禁復召為光祿大夫

昭帝名弗陵武帝少子鈞弋趙婕妤生在位十三年

賜燕王旦璽書旦武帝子李姬生

衛太子敗齊懷王又薨旦自以次第當立上書求入宿衛武帝由是惡旦立少子是為昭帝旦與姊蓋長公主左將軍上官桀等謀殺霍光廢昭帝而自立事聞使使者賜燕王璽書王得書以綬自絞歟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

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

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鄴

曹灌攜劔推鋒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鋤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地而賜之父歿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迺與它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

漢書○它姓異族荀悅漢紀作他族異姓逆悖○陳仁子曰燕王

旦之悖逆輕躁誅之蓋不可勝誅者而昭帝勅責數言辱過朝市愧心一生卒自絞歿在漢不傷大體在燕不道大戮噫言語繩人甚于刑法若是哉

終

書記洞詮卷第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記洞詮卷第十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漢二

宣帝

名病已字次公戾太子孫史皇孫子昌邑廢
迎立更名詢字謀在位二十五年廟曰中宗

勅讓趙充國書

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後徙
金城令居宣帝立以定冊功封

營平侯

充國為後將軍征羌虜是時先零罕开為漢
邊患至西部都尉府虜數挑戰充國堅守酒
泉太守辛武賢上書以胡地苦寒漢馬不能
東請以七月上旬分兵竝出張掖酒泉合擊
罕开帝下其書充國奏以先零首為叛逆故
欲捐罕开先行先零之誅以振動之公卿議
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
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帝廼拜侍中樂成侯

許延壽爲強弩將軍卽拜武賢爲破羌將軍以書勅讓充國充國乃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言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報從充國計擊先零

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廼擊罕羌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爲酒泉敦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橐束數十轉輸竝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

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婁月氏兵四千人亡慮萬二千人齋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竝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竝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伙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

有疑

山中漢紀作山林士寒作士卒寒勝微作勝敵

賜趙充國書

充國既破先零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後罕开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

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

報趙充國書

充國擊先零時先零降者萬餘人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留屯田遂上其狀上報之

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

其熟計復奏

復報趙充國

充國得上報復奏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詔復報之

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

分別人而并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爲一將軍孰計復奏

又報聽趙充國

充國得上前報復奏虜失地遠客皆聞天子令相捕斬之賞其勢自壞今留屯田以逸待勞兵之大利若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不可空又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且校尉宣明威德撫循罕开必無異心不足以疑於是詔報聽之後竟然其計罷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充國復爲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等降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

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

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彊食慎

兵事自愛

並漢書○真德秀曰宣帝充國君臣間論難往復猶家人父子唯諾君明臣忠千載

之下猶可師也 陳仁子曰充國不貪小利而伐其謀不攻支黨而伐其交皆老於兵法者昔武帝疑李陵悔行而詔以行期陵不能持之以力量又貪浚稽之小勝以至窘降充國避武賢鈔掠之非揚罕开闇暗之過再三詰問曾不變易而全師保勝安邊之策卒如所料充國力量真可爲國大臣豈特將耶

報丙吉

吉見後

宣帝本史皇孫子戾太子之孫坐巫蠱事雖在襁褓猶收繫郡邸獄吉爲治獄視遇甚有恩及帝躬親政封吉博陽侯吉上書固辭不宜以空名受賞上報之

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書歸侯印是顯朕之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思慮近醫藥以自持

報張安世

安世杜陵人廷尉湯之子爲大司馬衛將軍封富平侯

安世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之安世復疆起視事至秋薨

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願將軍彊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

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

敞見後

霍光既廢昌邑王賀歸故國立宣帝宣帝心內忌賀遣使者賜敞璽書敞於是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亾之效帝由此知賀不足忌封為海昏侯

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母下所賜

書

賜陳遂璽書

遂字長子杜陵人元帝時仕至廷尉

帝徵時與遂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遂及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賜遂璽書遂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

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寧時

在笏知狀

並漢書○博進漢紀作遂博負○君寧遂妻名

元帝

名奭字盛宣帝太子在位十六年

勅諭東平王宇璽書

宇宣帝第四子公孫捷仔生

宇壯大通姦犯法事太后內不相得太后上書求守杜陵園上遣大中大夫張子璜奉璽書勅諭之又特以璽書賜王太后宇慙懼詔書又勅其傅相

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於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脩有關本朝不和流言紛紛謗自內興朕甚憐焉爲王懼之詩不云乎母念爾祖述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忽於道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納故臨遣大中大夫子驕諭王朕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其深惟孰思之無違朕意

又賜王太后璽書

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王太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加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驚忽臣下不自宅於太后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弃也母求備於一人夫以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況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旣悔過服罪太后寬忍以貫之後宜不敢王太后彊餐止思念慎疾自愛

又勅東平王宇傳相

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耆慾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

漢書

報于定國

定國字曼倩東海剡人歷仕廷尉甘露中為丞相封西平侯

定國為丞相元帝始即位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言事者歸咎於大臣帝於是引見丞相御史數以詔條責定國等定國惶恐上書自劾帝報之遂稱篤病辭罷就第

君相朕躬不敢怠息萬方之事大錄于君能毋過者

其唯聖人方今承周秦之敝俗化陵夷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為一端而作自聖人推類以記不敢專也況於非聖者乎日夜惟思所以未能盡明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君雖任職何必顯焉其勉察郡國守相郡牧非其人者毋令久賊民永執綱紀務悉聰明彊食慎疾

報貢禹

禹字少翁瑯琊人以明經潔行著聞歷御史大夫封安昌侯

禹為光祿大夫上書乞骸骨帝報之

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國政今未得久

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彊飯慎疾以

自輔

漢書○禹書云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爲臣具棺槨者也

勞馮奉世璽書

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徙杜陵歷光祿勳以破羌賜爵關內侯

奉世爲右將軍討羌虜爲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帝大爲發兵六萬餘拜任千秋爲奮武將軍以助焉奉世上言願得其衆不須復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帝於是以前璽書勞奉世且讓之兵至並進羌虜大破

皇帝問將兵右將軍甚苦曷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

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大爲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定執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爲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非爲擊也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欽飛轂者羽林孤兒及呼速奚噶種方急遣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

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

賜諸葛豐書

豐字少季瑯琊人歷城門校尉上書論周堪張猛免爲庶人

豐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帝使尚書令堯賜書

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顯之也勉處中

和順經術意

並漢書

成帝

名騫字俊初字太孫元帝子在位二十六年

報許皇后

后平恩侯許嘉女嘉本平恩侯廣漢居位日淺遭霍氏之辜故元帝選嘉女以配皇太子是爲成帝后

后聰慧善史書自爲妃至上即位常寵於上嗣時又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皆陳其咎在後宮上於是省減椒房掖庭用度皇后乃上疏自明曰妾誇布服糲食加以幼稚愚惑不明義理幸得免離茅屋下備後宮掃除蒙過誤之寵居非命所當託洿穢不修曠職尸官數逆至法踰越制度當伏放流之誅不足塞責迺壬寅日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皆如竟寧以前故事妾代自念入椒房以來遷賜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輒決上可覆問也今試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效哉家吏不曉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今言無得發取諸官殆謂未央宮不屬妾不宜獨取也言妾家府亦不當得妾竊惑焉幸得賜湯沐邑以自奉養亦小發取其中何害於誼而不可哉又詔書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寧前吏誠不能揆其意即且令妾

被服所為不得不如前設妾欲作其屏風張於其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此二事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宦吏伎佞必欲自勝幸妾尚賢時猶以不急事操人況今日日益侵又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所訴陛下見妾在椒房終不肯給妾織微內邪若不私府小取將安所仰乎舊故中官乃私奪左右之賤繒及發乘輿服繒言為待詔補已而貿易其中左右多竊怨者甚恥為之又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芽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今但損車駕及母若未央宮有所發遺賜衣服如故事則可矣其餘誠太迫急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竟寧前於今世而比之豈可邪故時酒肉有所賜外家輒上表迺決又故杜陵梁美人歲時遺酒一石肉百劬耳妾甚少之遺田八子誠不可若是事率眾多不可勝以文陳俟自見索言之惟陛下深察

焉帝於是采劉向谷永之言以報之是時大將軍王鳳用事威權尤盛後比三年日蝕言事者頗歸咎於鳳矣而谷永等遂著之許氏后寵益衰坐祝諱廢後賜藥自殺

皇帝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日者眾陽之宗天光之賢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為眾莫若日蝕大自漢興日蝕亦為呂霍之屬見以今揆之豈有此等之效與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之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裹誠秉忠惟義是從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若乃徒步豪桀非有陳勝項梁之羣也匈奴夷狄非有冒

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殊俗慕義八州
懷德雖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況其無乎求於
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徵後宮也當何以塞之日
者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
宮也正月於尚書爲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
西方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王極之月興廢氣於
後宮視后妾無能懷任保全者以著繼嗣之徵賤人
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於文昌貫紫宮尾委
曲如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其後則
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後則訛

言傳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夫河者水陰四瀆
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斯昭陰盛盈溢違經絕紀
之應也迺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鳥
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咲後號咷
喪牛于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卹
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咲
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亾其毛也故
稱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
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幃席
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爲寒心

言言通記 卷一
四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旣無異已猶戊也
亥復水也明陰盛咎在內於戊己虧君體著絕世於
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衆備末重益大來
數益甚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浸婁深咎
敗灼灼若此豈可以忽哉書云高宗彤日粵有雉雉
祖已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
以成三德卽飭椒房及掖庭耳今皇后有所疑便不
便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
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
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爲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

祖宗且不血食何戴戾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
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
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遭事制宜
因時而移舊之非者何可放焉君子之道樂因循而
重改作昔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
必改作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
莫聽大命以傾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
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
踰乎皇后其刻心秉德母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
稱順婦道減省羣事謙約爲右其孝東宮母闕朔望

推誠永究爰何不臧養名顯行以息眾謹垂則列妾

使有法焉皇后深惟母忽漢書○許廣漢謚戴侯許嘉為大將軍薨謚恭侯○

紫宮漢紀作紫微宮尤作災女童入殿作僮女入宮○巳亥朔日有蝕之於東井京師地也巳土也亥水

也明陰氣盛咎在內也虧君體於戊巳著絕世於皇極於東井者禍敗及京都也變怪眾侵未來益重○

真德秀曰成帝知損許后之奢而不知抑王氏之僭豈善聽言者耶詔辭深厚爾雅度非欽永輩不能為

賜趙飛燕婕妤好書

太平御覽作元帝誤○外戚傳飛燕外傳並無蒙譴之事

問飛燕趙婕妤夫上有誠必應以實憤懣充中必形

於色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猶此言之真偽之效

難以期矣夫君子貴素文足通殷勤而已亦何必華

辭哉自以親婕妤異於他人故不能無言亦不以深

相過望前數以言色不平應對舒遲為譴卒不能自

改婕妤方見親幸之時老母在堂兩弟皆簪金貂竝

侍於側同列比舍豈不謂婕妤姊弟尊幸哉今過蒙

譴獨謂老親兩弟何婦人集○按漢書成帝將立飛燕為后封后父臨為成陽侯哀

帝既立尊為皇太后封太后弟侍中欽為新成侯趙氏侯者凡二人其后欽與兄子成陽侯訴廢為庶人

報王鳳

鳳字孝卿魏郡元城人元后同母生襲封陽平侯為大司馬大將軍輔政

建始元年帝封舅王崇為安城侯賜表舅譚商立根逢時五人等爵關內侯夏四月黃霧

四塞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以為陰氣侵陽氣之象太后諸弟無功而侯故天為見異

以譴失行鳳時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於是懼上書辭謝帝報之

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

日月無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
迺引過自予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
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以事誠欲庶幾有成
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毋有
所疑

漢書○聖漢紀作盛
日月作日色上作辭

又報

京兆尹王章剛直敢言上封事言日蝕之咎
上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因攻王鳳薦馮野王
鳳聞之稱病上疏乞骸骨上少親倚鳳弗忍
廢迺報鳳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下吏
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闕故天變婁臻咸在朕躬將軍
迺深引過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焉書不

云乎公母困我務專精神安心自持期於亟瘳稱朕
意焉

漢書

策平恩侯許嘉

帝立以元舅平陽侯王鳳與后父嘉並為大
司馬久之欲專委任鳳乃策嘉賜黃金二百
斤以特進
侯就朝位

將軍家重身尊不宜以吏職自繫

賜王音策書

音元后從弟長樂衛尉弘子歷御
史大夫代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封安
陽侯

上幸成都侯王商第見穿長安城引灃水注
第中意恨之後微行出過曲陽侯根第見園
中土山漸臺似白虎殿於是上怒以讓車騎
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謝太后又賜音

策書音等籍藁負斧質
謝上不忍誅然後得已

外家何其樂禍敗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
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外家宗族疆上一身寢弱日久

今將一施之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

漢書○以危亂國通鑑作以危

亂國家

報匡衡

衡字稚圭東海承人經學精習代韋玄成爲丞相坐封內多收田免爲庶人

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卽位衡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舊惡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衡上疏謝罪因稱病上丞相樂安侯印綬帝報之賜上尊酒養牛衡起視事

君以道德脩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
脩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
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朕甚閔焉方下有司
問狀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
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君其察焉專精神
近醫藥強食自愛

報張禹

禹字子文河南軹人徙家蓮勺爲帝師代王商爲丞相封安昌侯哀帝初薨

禹與帝舅王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欲還避鳳帝報之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醫侍疾使者臨問禹皇恐復起視事

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爲師故委

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朕無聞焉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推以孳孳無違朕意

報翟方進

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以經術進為御史大夫號通明相策免自殺

初定陵侯淳于長雖外戚然以能謀議為九卿新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及長坐大逆誅諸所厚善皆坐免上以方進大臣又素重之為隱諱方進內慙上疏謝罪乞骸骨上

報之迺起視事

定陵侯長已伏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君何疑焉其專心壹意毋怠近醫藥以自持

報烏珠留若鞮單于

名囊知牙斯

中郎將夏侯藩使匈奴時帝舅大司馬王根以上意曉藩求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者匈奴不欲予藩還為太原太守單于以藩求地狀聞詔報之

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一今徙藩為

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

並漢書

哀帝

名欣字喜成帝庶弟定陶王康子成帝崩無嗣王太后迎立在位六年

報平當

當字子思祖父自下邑徙平陵

哀帝即位徵當為光祿勳御史大夫至丞相上使使者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上報之後月餘卒

朕選於眾以君為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陽不調冬無大雪旱氣為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而

上書乞骸骨歸關內侯爵邑使尚書令譚賜君養牛

一上尊酒十石君其勉致醫藥以自持 漢書

王太后 名政君魏郡元城人元帝后生成帝哀帝尊為太皇太后王莽篡更命為新室文母

與成帝書

上自大將軍薨後富平侯張放等始愛幸出為微行班伯為侍中累進讜言太后謂上曰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遣富平侯且就國上迺出放為邊都尉後復徵入太后與上書

前所道尚未效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虜 漢書

詔安漢公王莽

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羣臣因盛陳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致成周白雉之瑞

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莽獨條詔光等願勿隨輩列甄邯白太后下詔莽固辭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屬有親者義不得阿君有安宗

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 漢書

班婕妤 左曹越騎校尉況之女況其先家樓煩徙昌陵占數長安為成帝婕妤居增成舍及

趙飛燕姊弟有寵求共養太后長信宮

報諸姪書 彪及嗣皆其姪

記言屬見所賜趙婕妤書以相比元帝被病無悰但鍛鍊後宮貴人書也類多華辭至如成帝則推誠寫實若家人夫婦相與書矣何可比也故略陳其長短

令汝曹自評之 婦人集○按此當為成帝前賜趙飛燕婕妤書也

趙皇后

本長安宮人屬陽阿主家成帝召拜婕妤立為后哀帝尊為皇太后有司奏廢自殺

奏牋成帝

飛燕立為后妹合德復幸為昭儀居西宮后日夜欲求子多用小犢車載年少子與通帝疑頗踈之后生日昭儀為賀帝亦同往遇暮方離后宮后因帝幸心為姦利乃詐託有孕上牋奏帝時在西宮得奏喜動顏色答之踰期遣奏臣妾昨夢龍臥不幸聖嗣不育帝但惋歎而已

臣妾久備掖庭先承幸御遣肆大號積有歲時近因始生之日復加善視之私特屈乘輿俯臨東掖久侍宴私再承幸御臣妾數月來內宮盈實月脉不流飲食美甘不異常日知聖躬之在體辨天日之入懷虹

初貫日聽是珍符龍據妾胸茲為佳瑞更期蕃育神

嗣抱日趨庭瞻望聖明踴躍臨賀謹此以聞

成帝答

因閱來奏喜慶交集夫妻之私義均一體社稷之重嗣續其先妊體方初保綏宜厚藥有性者勿舉食無毒者可親有懇求上無煩牋奏口授宮使可矣慶一作氣

有懇求上作儻有欲言○趙飛燕別傳○宋譙川人秦醇所撰遠不及外傳而成帝答辭猶淺雅

趙昭儀

名合德為昭儀居昭陽舍成帝暴崩自殺

與籍武詔記

成帝幸中宮史曹官有身生兒子掖庭牛官令舍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綵方底封御

史中丞印與掖庭獄丞武曰取牛官云云武迎置獄客復持詔記予武曰今夜云云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與武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云云武發篋中有裹藥二枚赫蹏書曰告偉能云云偉能即宮宮讀書已飲藥歿棄所養兒

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母問兒男女誰兒也

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中黃門王舜

告武以篋中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

赫蹏書

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知之

又告籍武

成帝許美人御幸生子昭儀對啼泣不肯食帝亦不食後詔使中黃門靳嚴持綠囊書與許美人美人以葦篋一合盛所生兒及綠囊報書與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昭儀嗔客子王偏減兼使緘封篋及綠綈方底推置屏風東中黃門吳恭受詔持篋方底與籍武皆封以御史中丞印武穿獄樓垣下為坎埋其中哀帝建平元年司隸校尉解光奏其事

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令人知並漢書

奏姊后飛燕書

飛燕與女弟合德並有寵官中號飛燕趙皇后合德趙婕妤后始加大號婕妤奏于后并上二十六物使侍兒郭語瓊拜上初真臘夷獻萬年蛤不夜珠光彩皆若月照人亡妍醜皆美艷帝以蛤賜后以珠賜婕妤后以蛤粧五成金霞帳帳中常若滿月久之帝謂婕妤好曰吾書視后不若夜眇之美每旦令人忽忽如失婕妤好聞之即以珠號為枕前不夜珠為

后壽終不為后道帝言后報以雲錦五色帳
沉水香玉壺婕妤泣怨帝曰非姊賜我死不
知此器帝謝之詔益州留三年輪
為婕妤作七成錦帳以沉水香飾

天地交暢貴人姊及此令吉光登正位為先人休不
堪喜豫謹奏上二十六物以賀 金屑組文茵一鋪

沈水香蓮心椀一面 五色同心大結一盤 鴛

鴛萬金錦一疋 瑠璃屏風一張 枕前不夜珠一

枚 含香綠毛狸籜一鋪 通香虎皮檀象一座

龍香握負二首 獨搖寶蓮一鋪 七出菱花鏡一

奩 精金驅環四指 若亡絳綃單衣一襲 香文

羅手籜三幅 七回炆雄肪髮澤一盞 紫金被褥

香爐一枚 文犀辟毒箸二雙 碧玉膏奩一合趙飛

燕外傳

同前西京雜記

今日嘉辰賢姊懋膺洪冊謹上綵三十五條以陳踴

躍之心 金華紫輪帽 金華紫羅面衣 織成上

襦 織成下裳一作下裙 五色文綬 鴛鴦襦 鴛鴦

被 鴛鴦褥 金錯繡襜 七寶綦履 五色文玉

環 同心七寶釵 黃金步搖 合歡圓瑠合歡一作合浦

琥珀枕 龜文枕 珊瑚玦 馬瑙驅 雲母扇

孔雀扇 翠羽扇 九華扇 五明扇 雲母屏

風 琉璃屏風 五層金博山香爐 迴風扇扇一作席

椰葉席 同心梅 合枝李 青木香 沈水香

香螺卮 九真雄麝香一作九真雄黃麝香 七枝鐙一作枝一作枚

魯太后共王太后

與徵臣書

江都王建與女弟徵臣姦徵臣為蓋侯子婦建數使使至長安迎徵臣魯太后與徵臣書

國中口語籍籍慎無復至江都漢書

齊王襄悼惠王肥子高帝孫

遺諸侯王書

呂后崩祿產等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為亂朱虛侯劉章使人告其兄齊王襄令

發兵西從中與大臣為內應以誅諸呂襄舉兵而西乃遺諸侯王書頴陰侯灌嬰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共誅之齊王還兵西界待約章等誅諸呂

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齊悼惠王薨孝

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為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

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

王諸呂分齊為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

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

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

廟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史記○此書亦載齊世家

良作張良孝惠崩作惠帝崩梁趙燕作梁燕趙弗聽作不聽諸侯作諸將○恃漢書作待矯制作矯制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

遺諸侯王書

景帝爲皇太子時與吳太子博爭道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吳王由是怨望失藩臣禮及帝卽位用鼂錯計削諸侯王地方議削吳吳王恐因欲發謀舉事使人遺諸侯王書於是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等七國並反兵敗見殺○故長沙王吳芮四世絕無嗣庶子三人不得嗣王

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僂辱之爲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

帝功臣進任姦宄誑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長沙者困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搏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

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脩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爲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常法其有故爵

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史記○茅坤曰予按吳王檄所云不如蘇秦六國遠甚何者其所指七國共爲閹擊漢之勢特虛聲相喝耳而互爲犄角處殊不得臂指相使之實此其所以一出兵而卽敗亡也

同前 漢書

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以漢有賊臣錯無功天下侵奪諸侯之地使吏劾繫訊治以侵辱之爲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

帝功臣進任姦人誑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民雖少積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兵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下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

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所願也吳國雖貧寡人節衣食用積金錢脩兵革聚糧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爲此願諸王勉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宅封賜皆倍軍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

以令士大夫不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

楚王延壽 楚元王交之後

遺廣陵王胥書

胥武帝子坐祝詛殺人即訊自殺

宣帝即位延壽以廣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變必得立陰欲附倚輔助之故為其後母弟趙何齊取廣陵王女為妻因使何齊奉書遺廣陵王何齊父止書告之延壽自殺

願長耳目母後人有天下

漢書

江充傳充武帝時拜直指繡衣使者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勅亡素者惟江君寬之按此戾太子也漢書本傳

不言書尺牘亦載作謝江克

烏孫公主解憂 楚王戊女

上昭帝書

初漢以江東王女細君為公主妻烏孫昆莫昆莫年老復使其孫岑陁尚公主公主死復以解憂為公主妻岑陁昭帝時公主上書漢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即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漢兵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昆彌與昆莫皆王號也岑陁死大父子翁歸靡立復尚解憂生三男長曰元賢靡元康二年昆彌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賢靡為嗣得復尚公主上廼以相夫為公主聞翁歸靡死立岑陁子狂王徵少主還狂王復尚解憂生一男鴟靡會元賢靡鴟靡皆死公主上書天子閔而迎之是歲甘露三年也

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為一共侵烏孫惟天

書記洞詮 卷一
子幸救

上宣帝書

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人民
去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
中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
以救公主昆彌

又

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

並漢書

書記洞詮卷第十 終

書記洞詮卷第十一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漢三

諸侯王

上漢王尊號疏

漢王既滅楚於是諸侯疏上皇帝尊號漢王
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於是
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與博
士稷嗣君叔孫通謹擇良日以五年二月甲
午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

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
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時秦爲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儼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

漢書

張良

字子房韓人佐高帝定天下封留侯

遺項王書

項籍字羽下相人自爲西楚霸王高帝破滅之

初懷王有約先入關者王之沛公先入關楚既滅秦分王諸將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及漢王還定秦項羽聞漢并關中且東大怒迺距漢時田榮以齊反自立爲齊王令彭越反梁地漢使良徇韓乃遺項王書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

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

史記○漢書作不敢復東

○漢紀云漢王失職之蜀欲得關中如約則止不敢反也

與四皓書

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彊要良爲畫計良令呂后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上上不能致者四人以爲客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上破黥布歸愈欲易太子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皆言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彼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良白仰惟先生秉超世之殊揅身在六合之間志

凌造化之表但有
大漢受命禎靈顯集神母告符
足宅兆民之心先生當此時輝神爽乎雲霄濯
鳳翼於天漢使九門之外有非常之客北闕之下
有神氣之賓而淵游仙隱竊為先生不取也良以
頑薄承乏忝官所謂絕景不御而駕服駑駘方今
元首欽明文思百揆之佐立則延企坐則引領日
昃而方丈百御夜寢而閭闔不閉垂皇極須日月
以揚光后土待嶽瀆以導滯而當聖世鸞鳳林栖
不翔乎太清麒麟岳道不步於郊草非所以寧八
荒慰六合也不及省侍展布腹心略寫至言想望
翻然不猜其意張良白

四皓答張良書

竄蟄幽藪深谷是室豈悟雲雨之使奄然萃止方
今三章之命邈殷湯之廣澤禮隆樂和四海克諧
六律及於絲竹和聲應於金石飛鳥翔於紫闕百
獸出於九門頑夫固陋守彼岩穴足未嘗踐閭闔
目未曾見廊廟野食於豐草之中避暑於林木之
下望月晦然後知弓弩之須許伐木然後知斧柯
之用當秦項之艱難力不能負干戈攜手逃奔避
役山草倚朽若立循木似濟遂羞青蠅盜聲於晨

鷄魚目竊價於隨珠公侯應靈挺特神父授策蓋
無幽而不明也豈有烹鼎和味而顧令菽麥廁方
丈之御被龍服袞而欲使女蘿上緝綾之緒恐滑
泥以濁白水颺塵以亂清風是以承命頃筐聞寵
若驚謹因飛龍之使以寫鳴蟬之音乞守兔鹿之
志終其寄生之命也○胡侍聖談云殷芸小說載
張良四皓書詞氣華靡秦漢間無此語態假作無
疑鼎按此非殷芸小說也自有小說十卷余家
有之芸梁人也安得此淺穉
語至其事辭俱偽又何足辨

季布

楚人為河東守

寄諫竇長君書

長君竇太后兄

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與景帝舅
竇長君善季布寄書諫之及曹丘生歸固請
竇長君書見季布使人先發書布果大怒待
曹丘曹丘至則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
不如得季布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梁楚之間
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

天下顧不美乎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布大說引爲上客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

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 史記

薄昭 薄太后弟封軹侯坐事自殺

予淮南厲王長書 長高帝少子文帝弟

長母故趙王張敖美人坐趙時事繫河內自殺葬真定及長立爲王怨辟陽侯審食其當呂后時不爲其母彊請乃自襲金椎椎辟陽侯令從者刑之文帝傷其志爲赦長長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令舅將軍昭予書諫數之王得書不說後竟坐陰聚徒黨厚養亡命徒蜀郡道不食死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

天資皇帝初卽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爲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翫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爲布衣守冢真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母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脩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廼輕言恣行以負謫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爲宅居以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

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爲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脩身正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爲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劔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亾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亾

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項王亾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亾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爲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

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爲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爲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卽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臯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孰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

漢書○法二千石缺一作漢法高兄作高亢不學問作不好學問明白作明矣追已作追也○之神漢紀作之靈安周作寧周

鄒陽

齊人吳王濞招致四方名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皆以文辨著名

諫吳王濞書

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上書諫爲其事尚隱難指斥言故先引秦爲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謀然後迺致其意吳王不內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鬪城不休救兵不止死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疆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

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
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
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
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
爲大王患也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
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
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
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
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
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

鷲鳥繫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袷服叢
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
山東之俠歿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而計議
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
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
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褻義父之後深割嬰兒王
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
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
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執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
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

世矣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兵不畱行收弊民之倦
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
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孰察
之漢書○不犯文選作人不犯不止作不至無國不
可奸作無國而不可干志一作至水一作灌○黃
震曰本未免戰國游士之餘習能持正論可嘉唐
順之曰此文辭極微○陽知吳王陰連結齊趙淮南
胡越故先言趙齊城陽淮南諸國各有私怨欲申其
志不肯專為吳時趙王遂北連匈奴吳王濞素事三
越故又言漢皆有以待之胡
越亦自受敵救兵之不專也

獄中上梁孝王武書

武文帝次子
初封淮陽

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
王游陽慷慨不苟合羊勝公孫詭疾陽惡之
孝王下陽吏將殺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歎
而負系從獄中上書王使人出之卒為上客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
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
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
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
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
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
刑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辟世
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
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
子胥賜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

言言淵詒 卷十一
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
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
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
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歿兩君者行
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爲
燕尾生白圭戰亾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
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劔而怒食以馱
騏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
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
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

者司馬喜贖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脅折齒於魏
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刃黨之私挾
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
自沈於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
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
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
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
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
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聽
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

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竝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爲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脩孕婦之墓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慤懃誠加於心不可以虛

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蹶之客可使刺由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豈足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劔相盼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困離詭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

之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

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孿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歿掘穴巖巖之中耳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史記○所笑劉向

如故作而新而故人宮作居宮蹈雍作蹈流借宦作藉官囚墨翟作逐墨翟人主作世主窮達作窮通犬

書言源論 卷十一
作狗是使士不得爲作不得當蒙嘉作蒙恬而殺作
而弒盡忠信作盡精神○太史公曰鄒陽辭雖不遜
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 真
德秀曰此篇用事太多文亦侵趨於偶麗然其論議
毀之禍至痛切可爲世戒焉 徐中行曰鄒陽書前
實後虛韓非說難前虛後實此綴文之妙所以冠絕
古今

同前 漢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
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
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
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
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

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
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
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
聽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
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
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
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
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
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歿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
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

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臙腳於宋卒相中山范睢摺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

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竒偏之浮辭哉公聽竝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魯宋之聽則五伯不足侔

而三王易爲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而不說
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
下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彊伯諸侯齊桓
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
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力彊天
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
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
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
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
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

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
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
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
木根柢輪困離竒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
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砥怨結而不見德
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
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辨懷
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
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
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

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衆
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以信荆軻而七
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秦信左
右而亾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攀拘之語馳
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
牽維廝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匏集所以
憤於世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底厲名號
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毋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
子回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
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
闕下者哉

同前

漢紀
作疏

右則士有伏歿掘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蓋有以然今定虛矣昔者
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
畫長平之策太白蝕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於天地
而信不諭於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畢義左右不
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出而燕
秦不悟矣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
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

玉人李斯之意然後改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
子接輿所笑夫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是以魯聽季孫
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
之辨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者何則則衆口
鑠金積毀銷骨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之
人莫不按劍而怒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
困離奇而爲萬乘之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女
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愚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臙
脚於宋宰相中山范睢折脅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
者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特之交故不能自

免於讒諛之人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
海皆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百里奚乞食於
路秦穆公授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齊桓公任之以
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假譽於左右哉感於心合
於行堅如膠漆衆口所不能離豈惑於浮辭哉是以
聖主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獨化於陶
鈞之上而觀乎昭曠之道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
汗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今欲使天下寥廓之
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勢位之貴迴面汗行以事諂
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窟穴巖石之

言言評語 卷一
中耳安肯盡忠信而趣闕下者哉

枚乘

字叔淮陰人游吳與梁景帝召拜弘農都尉以病去官復游梁及武帝以安車蒲輪徵乘

道

諫吳王濞書

乘爲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爲逆也乘奏書諫之吳王不納乘去而之梁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亾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而上不絕三炷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

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繫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繫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爲大王或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

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
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
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
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
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
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
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
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
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
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

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礮底厲不見其損有
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彙行不
知其善有時而用奔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亾臣
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漢書○班固贊

曰鄒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

真德秀曰磨礮數句此天下名言

故武王誥誥而昌紂嘿嘿而亾君無誥誥之臣父無誥誥之子兄無誥誥之弟夫無誥誥之妻士無誥誥之友其亡可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奔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者也

太平御覽載諫吳王書譬猶抱薪而救火也

後有此一段

同前說苑

孝景皇帝時吳王濞反梁孝王郎中枚乘
字叔聞之爲書諫王吳王不聽卒歿丹徒

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
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
之地方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
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敢避誅
以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萬世也臣誠願披腹
心而効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誠願大王少加意
念惻怛之心於臣乘之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
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
且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而重驚之係方絕而重

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
不出間不容髮誠能用臣乘言一舉必脫必若所欲
爲危如重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太
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係萬乘之勢不出
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乘重卵之危走上天
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
者却背而走無益也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跡絕欲人
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冷令一
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
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救火也養由基楚之

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爲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中耳比於臣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從何來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繩久之乃以挈木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之然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於蘖可引而絕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礮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不見其益有時而大德積脩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惡爲非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亾臣

誠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全昌全亾

文選並無全字百王作百代

重諫吳王書漢書作說吳王

晁錯爲御史大夫謀削諸王地吳王與諸國反以誅錯爲名漢斬錯以謝諸王乘於是復上書說王使罷兵吳王不用卒見禽滅漢既平七國乘由此知名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籜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者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脩戎狄之義而南朝羌

筭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劔鋒接必無事矣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

陵之倉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饜道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迹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

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

孰察焉

文選○張韓謂張羽韓安國弓高侯韓積當○昔書作昔者并天下者何也作并天下是

何也天下聞吳作天子富實作實富出軍作出運郊作道臣之所為大王樂為下有以字吞天下之心下

有也字○六國之從荀悅漢紀作六國之鋒蘇秦之約作蘇秦之要何也作何則尚得十半作可十得其

半魯東海絕吳之饒道作擄東海之地絕吳饒道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作張韓之將北地弓高宿衛

左右○劉放曰此枚乘說吳王後是後人以吳事寓言爾故言齊王殺身等事不同又邛笮武帝始通此

已云南距羌笮之塞益知其非晉灼曰齊孝王將間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後樂布聞齊初與三國有

謀欲伐之王懼自殺師古曰齊王傳云吳楚已平齊王乃自殺今此枚乘諫書即已稱之二傳不同當有

誤者劉奉世曰按諸傳吳王正月先起兵二月敗走中間五十日爾三國圍齊三月不能下漢兵至乃

引歸解圍而後齊王自殺則當在吳走後一月外事又乘此書云梁固守以待吳飢則是未飢以前安得

已知齊王殺身與四國不得出兵及趙囚之詳疑乘書非真事後追加之或傳之者增之也

韓積當

韓王信子信亡入匈奴至積當城生子因名積當孝文帝時降漢封弓高侯

遺膠西王邛書

邛齊悼惠王子以平昌侯立

七國之反吳王濞兵敗見誅漢軍至膠西積當遺膠西王書王肉袒叩頭謁漢軍壁積當

出詔書為王讀之王自殺

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

須以從事

史記○赦其罪漢書作赦除其罪

書言通論卷第十一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記洞詮卷第十二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漢四

鄒長倩

遺公孫弘書

弘以元光五年為國士所推上為賢良國人鄒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著冠履以與之又贈以芻一束素絲一襪撲滿一枚書題遺之

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為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為緝倍緝為升倍升為緘倍緘為紀倍紀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纓倍纓為褻皆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勳
効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脩而不為也故贈
君素絲一襖撲滿者以土為器以蓄錢具其有入竅
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麤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
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
之敗可不誠與故贈君撲滿一枚猗嗟盛歟山川阻
脩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
譽西京雜記○絨一作絨一作絨
纓一作總○弘答敗爛不存

董仲舒廣川人初
為博士

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

仲舒治春秋推災異為江都相元朔三年御
史大夫弘為丞相仲舒廢為中大夫居家其
後仲舒以廉直為弘所嫉出為膠西相尋病
免○章藻注云此書當在弘為御史大夫時
漢御史大夫與
丞相俱稱三公

江都相董仲舒叩頭歿罪再拜上言君侯以周召自
然休質擢升三公統理海內總緝百寮未有半言之
教郡國翕然望風更思改新以助至治羣衆所占必
有成功仲舒叩頭歿罪仲舒愚戇素無治名大漢之
檢式數蒙君侯哀憐之恩悞被非任無以稱職仲舒
竊見宰職任天下之重羣心所歸推須賢佐以成聖
化願君侯大開蕭相國求賢之路廣選舉之門既得

其人接以周公下士之義卽竒偉隱世異倫之人各思竭愚歸往盛德英俊滿朝百能備具卽君侯大立則道德弘通化流四極仲舒愚陋經術淺薄所識褊陋不能贊揚萬分君侯所棄捐竊聞春秋曰賢聖博觀以章其名擇善者從之無所不聽又曰近而不言爲諂遠而不言爲怨故輒披心陳誠仲舒叩頭歿罪歿罪夫堯舜三王之業皆由仁義爲本仁者所以理人倫也故聖王以爲治首或曰發號出令利天下之民者謂之仁政疾天下之害於人者謂之仁心二者備矣然後海內應以誠惟君侯深觀往古思本仁義

至誠而已方今關東五穀咸貴家有飢餓其歿傷者半盜賊竝起發亾不止良民被害爲聖主憂咎皆由仲舒等典職防禁無素當先坐仲舒叩頭歿罪歿罪仲舒至愚以爲扶衰止姦本在吏耳宜一考察天下領民之吏留心署置以明消滅邪枉之迹使百姓各安其產業無有寇盜之患以蠲主憂仲舒叩頭歿罪謹奉春秋署置術再拜君侯足下

弘通一作弘裕理人倫一作序人倫民一作人害於人一作害於心○春秋曰數語皆春秋傳緯之辭

東方朔

字曼倩平原厭次人待詔金馬門爲太中大夫給事中

與公孫弘書

蓋聞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游不以遠近爲初是故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而魏公子一朝以百騎馳造之呂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半大丈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游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北堂書鈔○初一作故是故作是以馳造戲若佛書所謂聚沙也鼎按六朝人書中多用之具見于後

從公孫弘借車馬書

朔當從甘泉願借外廐之後乘木槿夕歿而朝榮者士亦不必長貧也榮一作生

公孫弘

字次卿菑川薛人起徒步數年爲丞相封平津侯

答東方朔書

譬猶龍之未升與負鼈爲伍及其升天鱗不可覩並別方朔傳

孔臧

魯國人嗣父彥封蓼侯官至御史大夫

與侍中從弟安國書

臧仕歷御史大夫自謂世以經學爲家乞爲太常與安國紀綱古訓使垂來嗣武帝重違其意遂拜太常其爲書與從弟及戒子皆有義

臧報侍中相知忿俗儒淫辭冒義有意欲校亂反正由來久矣然雅達博通不世而出流學守株比肩皆是衆口非非正將焉立每獨念至此夙夜反側誠懼

仁第道非信於世而以獨知爲愆也人之所欲天必從舊章潛於壁室正於紛擾之際歛爾而見俗儒結舌古訓復申豈非聖祖之靈欲令仁第讚明其道以闡其業者哉且曩雖爲今學亦多所不信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至然也河圖古文乃自百篇邪如堯典說者以爲堯舜同道第素常以爲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及成王道雷風周公信自在俗儒羣驅狗吠雷同不得其髣髴惡能明聖道之真乎知以今讐古之隸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竝爲之傳云其餘錯亂文字磨滅不可分了欲垂待後賢誠合先君闕疑之義顧惟世移名制改變文體義類轉益難知以弟博洽溫敏旣善推理又習其書而猶尚絕意莫肯垂留三思縱使來世亦有篤古碩儒其若斯何嗚呼惜哉先王遺典缺而不補聖祖之業分半而泯後之君子將焉取法假令顏閔不歿游夏更生其豈然乎不得已已貴復申之

與子琳書

琳位諸吏亦博學問

告琳頃來聞汝與諸友生講肄書傳滋滋晝夜衍衍不怠善矣人之進道惟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雷至柔石爲之穿蠲蟲至弱木爲之弊夫雷非石

之鑿蝎非木之鑽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
豈非積漸之致乎訓曰徒學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
乃足佳故學者所以飾百行也侍中子國明達淵博
雅學絕倫言不及利行不欺名動遵禮法少小長操
故雖與羣臣竝參侍見待崇禮不供褻事獨得掌御
唾壺朝廷之士莫不榮之此汝親所見詩不云乎毋
念爾祖聿脩厥德又曰操斧伐柯其則不遠遠則尼
父近則子國於以立身其庶矣乎並孔叢子○李善
選注引學者所以

飾百行也為與從弟書誤○朱熹云孔叢子所載
臧兄弟往還書疏正類西京雜記偽造漢人文章

祁侯

名它繪賀之
孫承嗣者

與楊王孫書

王孫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
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
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
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
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廼往
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王孫報之
祁侯曰善
遂羸葬

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思
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羸葬令歿者亡知
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羸見先人竊為王孫
不取也且孝經曰為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
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漢書

言言淵言 卷十一
楊王孫

孝武時人西京雜記名貴字王孫京兆人華陽國志楊王孫應至人之概注漢中城

人固

報祁侯書

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歿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

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窆木爲匱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殍故聖王生易尚歿易葬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今費財厚葬留歸鬲至歿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爲也

漢書○終生漢紀作衆生玉石作金玉久

客作遠宅○西京雜記曰王孫生時厚自奉養死卒裸葬於終南山其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上

復蓋之以石欲儉而反奢也○劉向說苑荀悅漢紀並載不言書而說苑文前後小異

說苑所載

吾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世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而腐之於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出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歸者得至而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其真冥冥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乃合道之情夫飾外以誇衆厚葬以矯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然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真故爲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厚裹之以幣帛多送之以財貨以奪生者財用古聖人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之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欲裸葬以矯之也昔堯之葬者空木爲槨葛藟爲緘其穿地也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故聖人生易尚死易葬不加於無用不損於無益謂今費財而厚葬死者不知生者不得用謬哉可謂重惑矣

李陵

字少卿隴西成紀人前將軍廣之孫降匈奴爲右校王

與蘇武書

陵爲騎都尉天漢二年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匈奴祁連天山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陵軍兵矢旣盡士死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連鬪八日至塞匈奴欲引還軍候管敢入匈奴云漢無伏兵匈奴因益兵遮狹絕道陵食乏救復不到遂降武帝遣因杆將軍公孫敖將兵入匈奴迎陵敖還言陵教單于爲兵於是族陵家初武與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欲降之不屈使牧羝北海明年陵降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說武降武終不屈及昭帝卽位匈奴與漢和親求武等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陵雖驚怯令漢且贖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歌泣下數行因與武決○

言言淵詒 卷十一
按此書疑武初歸時陵與武後武有報陵書或即報此也

子卿名聲冠於圖籍分義光于二國形影表於丹青爵祿傳於王室家獲無窮之寵永明白於千載夫行志志立求仁得仁雖遭困厄歿而後已將何恨哉陵前提步卒五千深入匈奴右地三千餘里雖身降名辱下計其功豈不足以免老母之命耶嗟乎子卿世事謬矣功者福主今為旤先忠者義本今為重患是以彭蠡赴流屈原沈身子欲居九夷此不由感怨之志耶行矣子卿恩若一體分為二朝悠悠永絕何可為思人殊俗異歿生斷絕何由復達

藝文類聚

又

陵重報書云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則此書是也然此未詳即前書中語否

陵前為子卿歿之計所以然者冀其驅醜虜翻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歿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

選注

重答蘇武書

陵在匈奴武得歸為書與陵令歸漢陵作此答之○史通云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采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來所為假稱陵作也缺而不載良有以焉遷史編於李傳中斯為謬矣按史記李傳原無此書子玄之為史通極力評駁不應乃誤○漢書云陵至海上說武曰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武在匈奴胡婦產一子通德今書中所云老母終堂生妻去帷又云足下胤子無恙指此也

昭帝立令陵故人任立政等使匈奴招陵陵
自循其髮曰吾已胡服矣大丈夫不能再辱
在匈奴二十餘年亦無蘇武書令歸漢之語
大略陵與武相往反書其事意多緣本李陵
蘇武二傳及司馬報任少卿書
而爲之耳而武與陵書猶膚謏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
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
遠辱還答慰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
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
但見異類韋韝毳幕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饑渴
舉目言笑誰與爲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
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艸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

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
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
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竝爲鯨鯢
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畱受辱命也如何
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爲
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
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
至忽然念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
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
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爲不入耳之歡來相

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憎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大漠之外入彊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搃旗追奔逐北滅跡埽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歿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旣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彊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旣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

命爭首歿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得免耳昔高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歿然陵不歿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歿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歿有爲也故欲如前書

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歿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耻曹沫不歿三敗之辱卒復勾踐之讐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摯韓彭殖醢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竝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謫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爲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

失貴臣之意剝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劔不顧流離辛苦幾歿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歿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

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歿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為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文選○大漢李善本作天漢不得免一無得字○選注又引書云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立操未有如子卿者也又云陵當為單于畜兵養士循先將軍之令將飲馬河洛收珠南海又云言為瑕穢動增

泥濘 又云雷鼓動天朱旗翳日○五將失道李善注引漢書云時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武紀畧之

蘇武 字子卿杜陵人平陵侯建之中子為中郎將使匈奴降之不屈留十九年歸漢拜典屬國

報李陵書

曩以人之奉使方外至使遐夷作逆封豕造悖豺狼出爪摧辱王命身幽於無人之處跡載於胡塞之地軟朝露以為飲茹田鼠以為糧窮目極望不見所識側耳遠聽不聞人聲當此之時生不足其死不足惡所以忍困強存徒念忠義雖誘僕以隆爵厚寵萬金之利不以滑其慮也迫以白刃在頸鐵鎖在喉不以動其心也何則志定於不回期誓於沒命幸賴聖明

遠垂拯贖得使入湯之禽復假羽毛削斷之足復蒙
連續每念足下才爲世英器爲時出語曰夜行被繡
不足爲榮況於家室孤滅棄在絕域衣則異制食味
不拘棄捐功名雖尚視息與亾無異向使君服節歿
難書功竹帛傳名千代茅土之封永在不朽不亦休
哉嗟乎李卿事已去矣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將復何
言所貺重遺義當順承本爲一體今爲異俗余歸漢
室子留彼國臣無境外之交故不當受乖離邈矣相
見末期國別俗殊歿生隔絕代馬越鳥能不依依謹
奉答報并還所贈

藝文類聚○世
英一作世生

又

當子銳氣深入之時朝發夕息數千萬里雖乘雲附
景不足以譬速晨鳧失羣不足以喻疾豈可因歸雁
以運糧托景風以餉軍哉

北堂書鈔○文選海賦注
載此書前四句木華海賦

鷗如驚鳧
之失侶

又

越人衣文蚺代馬依北風君子於其國也悽愴傷於

選注○晉張載詩閩越衣文蚺胡馬願度燕
注又引武與陵書其於學人皆如鳳如龍

司馬遷

字子長龍門人初爲太
史令以救李陵下蠶室

報任少卿書

任安字少卿滎陽人嘗爲衛青舍
人益州刺史北軍使者護軍誅歿

李陵降虜群臣皆罪陵上以問遷遷盛稱陵且言彼之不死宜得當以報漢也上初遣貳師大軍出陵爲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以遷欲沮貳師爲陵遊說下遷腐刑遷既遭禍幽而發憤遂著史記凡百三十篇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是時安爲戾太子事繫獄

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歿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用女爲悅已容若僕大

質已虧闕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黜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僕聞之脩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

言言評語 卷二十一
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況慷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竒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搃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

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庭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爲埽除之隸在闕茸之中廼欲叩首信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殷

勤之歡然僕觀其爲人自竒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竒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係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卽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廼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

如積然李陵壹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其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

言言清言 卷十二
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
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
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
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
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旣生降隕其家聲而
僕又茸以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
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
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
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一毛與螻蛄
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

能自免卒就歿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
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
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
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
受辱其次髡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
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
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穿檻之中
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執不
入削木爲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
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

書言評語 卷二
頭槍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執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執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迺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

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歿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迺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歿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矣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繼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惟俶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

言言
卷十一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贖脚兵法脩列不韋遷蜀
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氏賢聖
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
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
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
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
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
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
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臧
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

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
貧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
鄉黨戮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
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
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嘗不發
背霑衣也身直爲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臧於巖穴
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迺
教以推賢進士無迺與僕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
琢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歿日
然後是非迺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

漢書○本
傳班固贊

曰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劉子玄史通云漢書載子長與任少卿書歷說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末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按呂氏之修撰也廣招俊客比蹟春陵共集異聞擬書荀孟思刊一字購以千金則當時宣布為日久矣豈以遷蜀之後方始傳乎且必以身既流移書方見重則又非關作者本因發憤著書之義也而輒引以自喻豈其倫乎若要舉多故事成其博學何不云虞卿窮愁著書八篇而曰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斯蓋識有不該思之未審耳昔春秋之時齊有夙沙衛者拒晉殿師郭最稱辱代魯行唁臧堅扶死此閹官見鄙其事尤著者也而太史公與任少卿書論自古刑餘之人為士君子所賤者惟以彌子瑕為始何淺近之甚邪但夙沙出左氏傳漢代其書不行故子長不之見也夫博考前古而捨茲不載至於乘傳車探禹穴亦何為者哉真德秀曰遷所論無可取者然其文跌蕩奇偉亦以見如此人材而因言事真之腐刑可為痛惜也王楸野客叢書云遷報書情詞幽深委蛇遜避使

人讀之為之傷惻江淹獄中上書亦放遷作惜筆力不及楊惲報孫會宗書委曲敷敘宛然有外祖風致惲遷甥也○媒孽漢書李陵傳作媒孽空券傳作空券師古注曰券音丘權反又音眷讀為券者謬矣券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也傳注拳與秦同○同子趙談也遷父名談故諱為同子

同前 文選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獨鬱悒而誰與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歿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

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黜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僕聞之，脩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

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詎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搃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

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
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嚮者僕亦常廁
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
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乃欲仰首伸
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代之士邪嗟乎嗟乎
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
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
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
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
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

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趨舍異路
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
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
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
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
公家之難斯以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
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
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
疆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
虜救歿扶傷不給氈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

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歿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歿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其分少能得人歿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

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旣生降顏其家聲而僕又俾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

言言清言 卷十一
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歿節者次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歿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屈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厲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有畫地爲牢勢不

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墻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正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

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蚤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由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

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

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
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
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
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
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
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
里所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
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
忽若有所亾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
發背霑衣也身直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

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
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彫
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祗足取辱耳要之歟
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勸摯峻書

一作書賜勸勸懇懇作勤懇誰與作與誰昔衛靈作
昔者衛靈作蘖外之下有又字綱維作維綱過當
過下有半字士無不起作士卒無不起請室作清室
賢聖作聖賢天人作天地藏之作藏諸祗作適○李
登聲類云拳或作捲桓寬鹽鐵論陳勝奮空捲而
破百萬之軍何晏白起故事前驅空捲猶可畏也

峻少治清節與遷交好隱於阡山遷既親貴
乃以書勸進峻報之書峻之守節不移如此
遷居太史官果以悔愴被辱峻遂高
尚不仕卒於阡阡人立祠號曰阡君

言言淵言 卷二十一
遷聞君子所賢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
立功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上其志以善厥身冰清
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
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

摯峻

字伯陵京兆長安人

報司馬遷書

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愆去於身
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
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大
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以游餘齒耳

並皇甫謐

高士傳○游一作送○選注引云有能者見
鋒穎之秋毫

潘岳詩崇子鋒穎不頽不崩

○赤牘清裁載司馬相如答牂牁盛覽云詞賦者合
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官一商
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
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按西京雜記曰其友人
盛覽字長通牂牁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云云
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敢言作賦
之心矣則本非書也

書記洞詮

卷三

三



書記洞詮卷第十二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記洞詮卷第十三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漢五

王吉

字子陽瑯琊阜虞人少好學明經昌邑之廢惟吉與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免死

髡鉗為庶人宣帝時為諫大夫謝病歸元帝初使徵年老道病卒

諫昌邑王賀疏賀昌邑王禱之子武帝孫

吉為昌邑王中尉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之王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賜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慙兮說曰是非古之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言滄語 卷十三
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爲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搏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筆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匱薄數以奕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

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櫛之間哉休則俛仰誦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疾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熾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

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

漢書○書術

馮式作伏軾苦作勤風寒作風雪全壽命作養性命細旃作旃茵○王鑿曰王吉之論可以為人君進德之助養生之法

奏戒昌邑王賀書

昭帝崩大將軍霍光迎賀吉即奏書戒之王即位二十餘日以淫亂廢

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母有所發，且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願大王察之。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群臣，屬以天下寄幼

孤焉。大將軍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以為念。

漢書○真德秀曰吉遂之事昌邑王可謂不負所職矣王以失道廢二人當加褒異以為人臣之勸可也而乃僅得減死且被髡鉗之罰霍光於是乎失政刑矣

丙吉 字少卿魯國人為魯獄史宣帝時為御史大夫封博陽侯代魏相為丞相

奏記霍光

吉武帝末以故廷尉監徵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重哀曾孫無辜保養視遇甚有恩惠及為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光甚重之入為光祿大夫

給事中及昌邑王既廢大臣議所立未定吉
奏記光光覽其議遂尊立皇曾孫是為宣帝
賜吉爵
關內侯

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
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
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
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
眾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於民
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
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
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著龜豈宜

褒顯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
下幸甚 漢書

與魏相書

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徙平陵宣
帝時代韋賢為丞相封高平侯
相遷揚州刺史考按守相多所貶退相與吉
善吉為光祿大夫與相書相心善其言為霽
威嚴居部二歲徵為諫大夫復
為河南太守數年而宣帝即位

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
臧器于身 並漢書○劉子翬曰相所貶退皆當耶不
見用而為慎事之計也以丙魏之賢猶如此況其下
乎後之人慎事自重而致身榮顯者率遵此言也
杜延年 字幼公南陽杜衍人周少子為諫大夫發
上官桀等逆謀封建平侯終御史大夫

奏記霍光

御史大夫桑弘羊以反誅弘羊子遷亡過父
故吏侯史吳後遷捕誅會赦吳自出繫獄廷
尉王平與少府徐仁以赦令除吳罪侍御史
劾仁等縱反者徐仁丞相車千秋婿也千秋
召中二千石博士議問大將軍光以千秋擅
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下仁等獄延年
為大僕右曹給事中迺奏記光爭之然竟論
仁等弃市而不以及丞相延年論議持平和
合朝廷
皆此類

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為不道恐於法深又丞
相素無所守持而為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至擅召
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愚以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
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詆
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眾心

羣下謹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
名於天下也 漢書

丞相史

與韋玄成書

玄成字少翁魯國鄒人以任為郎
襲封遷太常永光中代于定國為

丞
相

玄成兄弘為太常丞父賢為扶陽侯以弘當
為嗣後坐宗廟事繫獄賢將薨門下生博士
與宗家議矯賢令以玄成為後玄成即陽為
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士大夫多疑其欲
讓爵辟兄者案事丞相史與之書玄成友人
侍郎章上疏言聖王貴禮讓為國宜優養玄
成勿枉其志御史大夫以玄成實不病劾奏
之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為河南

太
守

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
容貌蒙耻辱為狂癡光曜晦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
名也僕素愚陋過為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
子傷高而僕為小人也 漢書

王生 史佚其名

予蓋寬饒書 寬饒字次公魏郡人

寬饒為司隸校尉同列後進或至九卿自以
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為凡庸所越愈失意
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
而非其如此予之書寬饒不內其言是時宣
帝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
奏封事坐怨謫下吏自劉北闕下

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

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
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
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
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
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
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
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遽氏之高
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
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 漢書○循職一

言言 卷十三
作脩職○班固贊曰蓋寬饒爲司臣正色立於朝雖詩所謂國之司直無以加也若采王生之言以終其身斯近古之賢臣矣

楊惲

字子幼華陰人丞相敞之子以兄忠任爲郎發霍氏反謀封平通侯

報孫會宗書

惲爲中郎將廉潔無私然伐其行治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與太僕戴長樂相失上書告惲怨望稱引爲詆惡言詔皆免爲庶人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惲書諫戒之爲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爲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晦昧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會日食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當大逆要斬妻子徙酒泉郡會宗等皆免官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則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惟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

言言
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
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
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
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
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
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
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旣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
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烹魚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
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
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

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
拂衣而喜奮衷低叩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
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
豎之事汙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
寒而栗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
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
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
同不相爲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
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
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

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母多

談漢書○真德秀曰憚文氣豪蕩似史遷然其詞涉怨望

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徙杜陵歷京兆冀州刺史太原太守元帝初徵為左馮翊以病卒

諫膠東王太后書

敞拜膠東王相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之太后止不復出

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之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者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駟下堂則從傅母進退

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賢所以自歛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之而少以田獵縱欲為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葉陽漢紀作華陽樂作曲楚嚴作楚莊曾作惡將以作將欲結

與朱邑書

邑字仲卿廬江舒人少為舒桐鄉高邑為北海太守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卒命葬桐鄉敞為膠東相與邑書邑感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力

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

言言評語 卷十三
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旬臆約結固亡竒也雖有亦
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官猶饑者其糟
糠穰歲餘梁肉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
魏倩而後進韓信雖竒賴蕭公而後信故士各達其
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
下而進矣並漢書○約結
選註作糾結

答朱登書

登爲東海相遺敞蟹
醬敞答○一作蟹

蘧伯玉受孔子之賜必以及其鄉人敞謹分斯貺于
三老尊行者曷敢獨享之子一作氏必以及其
鄉人作必及鄉黨

與某公書

夫蒼龍非不神不能白日升天飄風雖疾不以霖雨
不能揚塵故蒼蠅之蜚不過十步自托騏驥之旄乃
騰千里之路然無損於騏驥得使蒼蠅絕羣也並張
敞集

○北堂書鈔載前段藝文類聚載後段○旄一作尾
一作髮廣絕交論附騏驥之旄端指歸鴻于碣石

諭嚴延年書

延年爲河南太守威震旁郡號曰屠伯敞爲
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敞治雖嚴然尚頗有縱
舍聞延年用刑刻急迺以書諭之延年報書
自矜伐其能終不衰止府丞義言延年罪名
十事坐怨
望弃市

昔韓盧之取菟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

誅罰思行此術

嚴延年 字次卿東海下邳人少學法律為郡吏歷河南太守

報張敞書

河南天下喉咽二周餘斃莠盛苗穢何可不鉏也 漢書

鄭朋 會稽人終黃門郎

奏記蕭望之 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徙杜陵歷光祿勳封關內侯

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與光祿大夫周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朋陰欲附會上疏言奉騎將軍高遣客為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望之見內接待以意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遂與史高弘恭石顯等構望之自殺

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懽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亥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臯脩農圃之疇畜雞種黍埃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興周召之遺業親日亥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鏑奉萬分之一 漢書

坤評曰鄭朋本俠邪小人而望之於其奏記也遂為其所誚惑引之清要已而稍覺須以計處而遠之於外可也顧一旦絕之令得以關弓內射遂結高顯相為朋黨以殺其身悲夫

張博 字子高

遺淮陽王欽書

初宣帝欲立欽為太子未果為淮陽王而立
 元帝欽有外祖母舅張博兄弟三人歲至淮
 陽輒受王賜王上書請徙外家張氏於國博
 上書願留守墳墓獨不徙王恨之後博至淮
 陽王賜之少博言負債數百萬願王為償王
 遣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還書謝為諂語
 盛稱譽王因言當今朝廷無賢臣災變數見
 足為寒心萬姓咸歸望於大王奈何恬然不
 求入朝見輔助主上乎博弟光欲至長安辭
 王願盡力與博共為王求朝馳使人語博博
 知王意動復遺王書王得書喜說報之博即
 具記其婿京房諸所說災異及召見密語持
 予王以為信驗詐言已見中書令石顯求朝
 許以金五百劬王報博博復報之王以金五
 百斤予博會房出為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
 事告房漏泄省中語博兄弟誑誤諸侯王誹

謗政治皆弃市有司奏請逮捕欽上不忍致
 法遣諫大夫王駿賜欽璽書駿復諭指欽稽
 首謝罪成帝即位王上書自陳張博時事為
 石顯等所侵因為博家屬徙者求還丞相御
 史復劾欽上加
 恩許還徙者

博幸得肺腑數進愚策未見省察北游燕趙欲循行
 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駟先生者善為司馬兵法
 大將之材也博得謁見承間進問五帝三王究竟要
 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微此
 人其莫能安也又聞北海之瀕有賢人焉累世不可
 逮然難致也得此二人而薦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
 西以此赴助漢急無財幣以通顯之趙王使謁者持

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博不受復使人願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許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并力求朝博自以棄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結以朱顏願殺身報德朝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歿湯禹所以成大功也駟先生蓄積道術書無不有願知大王所好請得輒上

淮陽王欽報張博書

欽宣帝第二子

子高廼幸左顧存恤發心惻隱顯至誠納以嘉謀語以至事雖亦不敏敢不諭意今遣有司爲子高償責二百萬

又與淮陽王書

已見中書令石君求朝許以金五百斤賢聖制事蓋慮功而不計費昔禹治鴻水百姓罷勞成功旣立萬世賴之今聞陛下春秋未滿四十髮齒墮落太子幼弱佞人用事陰陽不調百姓疾疫飢饉歿者且半鴻水之害殆不過此大王緒欲救世將比功德何可以忽博已與大儒知道者爲大王爲便宜奏陳安危指災異大王朝見先口陳其意而後奏之上必大說事成功立大王卽有周邵之名邪臣散亾公卿變節功德亡比而梁趙之寵必歸大王外家亦將富貴何復

書言淵詒 卷十三
望大王之金錢

淮陽王又報張博書

廼者詔下止諸侯朝者寡人憊然不知所出子高素有顏冉之資臧武之智子貢之辯卞莊子之勇兼比四者世之所鮮既開端緒願卒成之求朝義事也奈何行金錢乎

復報淮陽王

已許石君須以成事

並漢書

元帝賜淮陽王欽璽書

類附

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

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禹湯以譎惑王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辜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為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靜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

漢書○禹湯一本作周湯

薛宣

字贛君東海剡人成帝初為中丞歷御史大夫代張禹為丞相封高陽侯坐兄弟不和免為庶人

與高陵令楊湛書

宣歷臨淮陳留太守入為左馮翊高陵令楊湛檄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及宣

視事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意迺手自牒書條其奸臧封與湛湛即時解印綬為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游亦解印綬去

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為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守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為君分明之

移櫟陽令謝游書

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為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

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耻辱儒士故使掾平鐫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

平掾之名鐫謂琢鑿也

移勞平陵粟邑二令書

宣奏平陽令薛恭粟邑令尹賞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

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憮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願勉所職卒功業

移池陽書

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其妻受繫者錢萬六千獄掾實不知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

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閔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

以顯其魂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並漢書

薛宣傳宣為左馮翊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賢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眾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关相樂斯亦可矣○安此教也尺牘亦載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歷御史大夫為丞相封陽鄉侯坐謫傳太后奏斥喜亂政罔上自殺

移王卿書

博為瑯邪太守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庭中皆不得博檄游徼王卿十餘日間捕得五人博復移書

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齋伐閱詣府部掾以下亦可用

漸盡其餘矣漢書

胡常字少子清河人以明春秋穀梁為博士部刺史

與翟方進書方進見前

方進舉明經遷議郎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方進為京兆尹搏擊豪彊京師畏之常為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書方進心知所謂其後稍弛威嚴

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漢書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好洪範災異事丞相翟方進哀帝時為黃門侍郎騎都尉坐誣罔徙敦煌

郡

奏記翟方進

方進好左氏傳天文星曆厚李尋以為議曹為相九歲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尋奏記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麗善為星言大臣宜當之上賜册方進即日自殺

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允垂象變動見端山川水泉反理視患民人訛謠斥事感名三者既效可為寒心今提揚肩矢貫中狼奮角弓且張金歷庫土逆度輔湛沒火守舍萬歲之期近慎朝暮上無惻怛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欲當大位為具臣以全身難矣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戮闔府

三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

漢書

王尊傳尊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為民父母抑彊扶弱宣恩廣澤甚

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為治同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勸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闕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為上母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月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令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

○按此並教也前教尺牘亦刪載與為治誤作為詔

書記洞詮卷第十三

書記洞詮卷第十三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記洞詮卷第十四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漢六

王鳳

字孝卿濟南東平陵人元后弟襲封陽平侯為大司馬大將軍

奏擬成帝答東平王宇

東平王宇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成帝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惟太史公有戰國從橫權譎之謀不可予不許之辭曰云云對奏如鳳言

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傳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

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

漢書
王立 字子叔元后弟封紅陽侯平帝特為王莽迫殺

與杜業書 業南陽杜衍人建平侯延年孫

業以列侯選為太常與太后姊子定陵侯淳于長不平坐法免官後為函谷關都尉會長有罪當就國帝舅紅陽侯立與業書長既出關復發下雒陽獄丞相史搜得立書奏業聽請不敬坐免就國

誠哀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關願勿復用前事相侵

漢書○老姊名君俠立之長姊次為元后

谷永 字子雲長安人為光祿大夫給事中遷北地太守徵人為大司農

謝大將軍王鳳書

永為太常丞數上書言得失舉方正直言知王鳳方見柄用乃陰為鳳說成帝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由是擢為光祿大夫永奏書謝鳳鳳遂厚之

永斗筭之材質薄學朽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將軍說其狂言擢之皂衣之吏廁之爭臣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愬雖齊桓晉文用士篤密察父慙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昔豫子吞炭壞形以奉見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知氏孟嘗猶有歿士何況將軍之門 盧舜治曰災異二冊帝所冊也擢為光祿大夫帝所擢也永何以有謝鳳之書書何以有知氏孟嘗之報可 以見史法之次第矣

與平陽侯王譚書

譚字子元 鳳庶弟

譚年次當繼大將軍鳳輔政尤與永善陽朔中王鳳薨病篤薦從弟御史大夫音以自代上從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永時為安定太守與譚書譚得其書辭讓不受由是譚音相與不平永恐為音所危病滿三月免

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敬賢下士樂善不倦宜在上將久矣以大將軍在故抑鬱於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不幸蚤薨繫親疏序材能宜在君侯拜吏之日京師士大夫悵然失望此皆永等愚劣不能褒揚萬分屬聞以特進領城門兵是則車騎將軍秉政雍容於內而至戚賢舅執管籥於外也愚竊不為君

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之守收太伯之讓保謙謙之路闔門高枕為知者首願君侯與博覽者參之小子為君侯安此

並漢書

與王音書

音奏永補營軍司馬永數自陳謝得轉長史

夫上德厚則下愛深下愛深則其謀忠其言至昔善治國者不忘危善養生者不諱死以忠臣直友明史良醫靈耆信龜咸得盡忠正言不蔽兆占故能遷咎延譽轉禍為福

藝文類聚○未傳云音用從舅越親輔政威權損於鳳時永復說音以始

襲司馬金火有變唯深思改未以享天意然不載此書○班固贊曰永陳三七之戒斯為忠焉至其引申

伯以阿鳳際平阿於車騎指金火以求合可謂諒不足而談有餘者

與段會宗書

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歷左曹中郎將安輯烏孫封關內侯

會宗為西域都護徙鴈門太守坐免西域諸國願得會宗陽朔元年復為都護會宗為人好大節矜功名與永相友善永閱其老復遠出予書戒之

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興都護之重職甚休甚休若子之材可優游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仄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無以喻雖然朋友以言贈行敢不略意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傳鄭甘陳之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鴈門之跡萬里之外以身為本願詳思愚言

漢書○躡隻也躡謂免官隻不偶也○傳介子鄭吉其延壽陳湯皆立功

西域者

杜欽

字子夏延年中子初為大將軍王鳳軍武庫令後為議郎病免徵詣鳳幕府優游不仕

奏記王鳳

成帝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王章薦馮野王代鳳及章誅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歸杜陵鳳風御史劾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欽時在大將軍幕府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於鳳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

竊見今日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不分別予賜今有司以為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

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
有故事得去郡亡著今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
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
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
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
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

漢書○得去郡通鑑作故事不得去郡○欽說王鳳
一娶九女等篇有頗似書體者然未稱為書不錄

杜鄴 字子夏本魏郡繁陽人徙茂陵為
涼州刺史以病免舉方正未拜卒

說車騎將軍王音

鄴以孝廉為郎與音善先是音與平阿侯譚
有隙及譚不受城門職薨上閔悔之乃復令

譚弟成都侯商位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如
將軍府鄴說音音甚嘉其言由是與商親密
二人皆重鄴○此但言說然即所白
輿內似非面語今附錄不為例也

鄴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
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肉弓之詩所為作也昔泰伯
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譏焉周
召則不然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己之親等己之尊
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為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
並為弼疑故內無感恨之隙外無侵侮之羞俱享天
祐兩荷高名者蓋以此也竊見成都侯以特進領城
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此明詔所欲寵也將軍

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指為誠
發出於將軍則孰敢不說諭昔文侯寤大鴈之獻而
父子益親陳平共壹飯之簞而將相加驩所接雖在
楹階俎豆之間其於為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竊慕
倉唐陸子之義所白奧內唯深察焉漢書○求漢紀
作報夫戚而不

見殊作夫戚而不見異親而不見殊弼
疑作輔弼感恨作怨恨侵作輕羞作嫌

陳咸字子康沛郡相人御史大夫萬年子以任
為郎歷少府坐紅陽侯奏歸故郡憂死

移郡長吏書

咸起家為南陽太守操持掾史郡中長吏皆
令閉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勅書豪疆執服
令行禁止然亦以此見廢

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

與陳湯書

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以誅郅
支功封關內侯歷從事中郎
咸三公少顯名於朝廷而滯於郡守時車
騎將軍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數賂遺湯予
書後竟徵入為少府丞相翟方進奏咸前為
郡所在殘酷主守盜受所監而媚邪臣陳湯
以求薦舉苟得無
耻不宜處位坐免

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歟不恨並漢書

方賞 畢由賞建平三年由左馮翊為廷尉
由元壽三年徙為右扶風

移梁王傳相中尉書

梁王立悖暴見削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中郎
曹將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即訊至
移書傳相中尉立以實
對赦不治後坐罪自殺

王背策戒諄暴妄行連犯大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
不伏重誅不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
大鴻臚丞卽問王陽病抵譎置辭驕嫚不首主令與
背畔亡異丞相御史請收王璽綬送陳留獄明詔加
恩復遣廷尉大鴻臚雜問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
首實對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傳相中尉
皆以輔正爲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匱中是誰之
過也書到明以誼曉王敢復懷詐罪過益深傳相以
下不能輔導有正法

漢書

何竝 字子廉祖父自平與徙平陵

與子恢書

並屢官潁川太守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疾
病召丞掾作先令書與子恢恢如父言王莽
擢恢爲
關都尉

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歿雖當得法賻勿受葬爲小

樽亶容下棺 漢書○注
亶讀曰但

劉向 字子政本名更生楚元
王交之後爲中壘校尉

誡子歆書

告歆思之無忽若未有異德蒙恩甚厚將何以報董
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敬
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

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弔隨而來齊頃公之始藉霸者之餘威輕侮諸侯虧蹇之容故被鞍之禍遁服而亾所謂賀者在門弔者在閭也兵敗師破人皆弔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邑所謂弔者在門賀者在閭也

藝文亦載

又

歆通詩書能屬文成帝召見署為黃門郎

今若年少得黃門侍郎顯處也新拜皆謝貴人叩頭謹戰戰慄慄乃可必免

並劉向集

劉歆

字子駿向少子與向領校秘書向死復為中壘校尉舉宗室有材行為侍中歷奉車光祿

大夫後事莽為國師改名秀謀逆自殺

移太常博士書

歆及父向始皆受易詔向受穀梁春秋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歆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移太常博士責讓之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而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乞罷大司農師丹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遂不得立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為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歷三郡守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

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脩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

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官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

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臧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閒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栢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係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

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閱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

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
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
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
反猶竝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
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
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
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
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漢書○桓公一

作柏公誤桓生以頌禮為大夫貫長卿受詩毛公並見儒林傳○紀文選作記七十子作七十二子終作卒讀作讚三十九下有篇字間編作脫編傳問作博問惜閱作歎慙文學作文教考視作考試寧作與

答父書

誠思拾遺冀以云補李善古文選注

與揚雄求方言書

雄為郎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及天下上計孝廉雄問異語紀十五卷為輜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積二十七年成帝時歆與揚雄書從取方言

歆叩頭昨受詔宓五官郎中田儀與官婢陳徵駱驛
等私通盜刷越中事即其夕竟歸府詔問三代周秦
軒車使者適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宋代語僮謠歌
戲欲得其最目因從事郝隆宋之有日篇中但有其
目無見文者歆先君數為孝成皇帝言當使諸儒共

集訓詁爾雅所及五經所詁不合爾雅者詁籀爲病及諸經氏之屬皆無證驗博士至以窮世之博學者偶有所見非徒無主而生是也會成帝未以爲意先君又不能獨集至於歆身脩軌不暇何惶更創屬聞子雲獨採集先代絕言異國殊語以爲十五卷其所解略多矣而不知其目非子雲澹雅之才沈鬱之思不能經年銳精以成此書良爲勤矣歆雖不遘過庭亦克識先君雅訓三代之書蘊藏于家直不計耳今聞此甚爲子雲嘉之已今聖朝留心典誥發精于殊語欲以驗考四方之事不勞戎馬高車之使坐知倥

俗適子雲攘意之秋也不以是時發倉廩以振贍殊無爲明語將何獨挈之寶上以忠信明于上下以置恩于罷朽所謂知蓄積善布施也蓋蕭何造律張倉推曆皆成之于帷幕貢之于王門功列于漢室名流乎無窮誠以隆秋之時收藏不殆饑春之歲散之不疑故至于此也今謹使密人奉手書願頗與其最目得使入錄令聖朝留明明之典歆叩頭叩頭

揚雄

字子雲蜀郡成都人成帝時除爲郎給事黃門王莽篡用爲大夫

答劉歆書

雄叩頭賜命謹至又告以田儀事事窮竟白案顯出

甚厚甚厚田儀與雄同鄉里幼稚爲鄰長艾相更視
覬動精采似不爲非者故舉至之雄之任也不意淫
迹汗暴于官朝今舉者懷赧而低眉任者含聲而寃
舌知人之德堯猶病諸雄何慙焉叩頭叩頭又敕以
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謹歸誠底裏不敢違信雄
少不師章句亦于五經之訓所不解嘗聞先代輜軒
之使奏籍之書皆藏于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無
見之者獨蜀人有嚴君平臨邛林閭翁孺者深好訓
詁猶見輜軒之使所奉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
又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

耳翁孺梗概之法略有翁孺往數歲歿婦蜀郡掌氏
子無子而去而雄始能艸文先作縣邸銘王伾頌階
闔銘及成都城四堦銘蜀人有楊莊者爲郎誦之于
成帝成帝好之以爲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見此數
者皆都水君常見也故不復奏雄爲郎之歲自奏少
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
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
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于石渠如是後一
歲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
意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

弱翰齋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卽以鉛摘次之于
槧二十七歲于今矣而語言或交錯相反方覆論思
詳悉集之燕其疑張伯松不好雄賦頌之文然亦有
以竒之常爲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熹典訓屬雄以
此篇目頻示之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又
言雄爲太玄經由鼠坻之與牛場也如其用則實五
稼飽邦民否則爲牴糞棄之于道矣而雄般之伯松
與雄獨何德慧而君與雄獨何譖隙而當匿乎哉其
不勞戎馬高車令人君坐幃幕之中知絕遐異俗之
語典流于昆嗣言列于漢籍誠雄心所絕極至情之

所想邁也扶聖朝遠照之明使君求此如君之意誠
雄散之之會也歿之日則今之榮也不敢有貳不敢
有愛少而不以行立于鄉里長而不以功顯于縣官
著訓于帝籍但言詞博覽翰墨爲事誠欲崇而就之
不可以遺不可以怠卽君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
欲令入之于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今君又終之則
縊歿以從命也而可且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雄之
所爲得使君輔貢于明朝則雄無恨何敢有匿惟執
事圖之長監于規繡之就歿以爲小雄敢行之謹因

還使雄叩頭叩頭

洪邁曰世傳揚子雲方言未有成
帝時劉歆與雄書從取方言及雄

答書以事考之殆非也雄自序所為文初無所謂方
言觀其答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按君平本姓莊
漢顯宗諱莊始改曰嚴法言所稱蜀莊沈冥蜀莊之
才之珍吾珍莊也皆是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
子駿只從之求書而答云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
則縊歟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既云成帝時子駿與雄
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抵牾又書稱汝穎之
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者為之云
鼎以洪在宋頗稱辯博此書之疑于理為長今按揚
雄本傳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文選李周翰
注漢書云子雲嘗作絲竹頌成帝時直宿揚莊誦此
文成帝曰此似相如之文莊曰非也此臣邑人揚子
雲帝即召見葛洪西京雜記云揚子雲好事常懷鉉
提槩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四方之語以為禪補王
充論衡云揚子雲作太玄造法言張伯松不肯壹觀
蓋此書多摺拾諸說而擬為之者也且其中句義如
曰舉至之雄般之實五稼飽邦民縊死以從命也之
類了不成文然雄自序年四十餘自蜀來京師而書
言為方言二十七歲于今則是時雄年七十餘雄卒
止年七十一此與歆往反書又似在莽篡後亦非成

帝明矣俱不足信○更視一作愛視至之作至日淫
跡下無汗字常見下無也字且休一作且休衛率古
文苑作衛率相反作相反覆頻示之作頗示其成者
抵糞作抵糞匿乎下無哉字至情作至精著訓於帝
籍作功顯於縣官者訓此於帝籍從命下無而可二
字長監於作長監所渠選注作室為事一作為事
怠一
作念

與桓譚書譚見後漢

望風景附聲訓自結

桓譚答揚雄書譚能文章猶好古學數從劉歆揚雄辨析疑義

子雲勤味道腴者也並選

答桓譚

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大諦能讀于

賦則能為之諺云伏習眾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此楊

用修赤牘清裁所載鼎按西京雜記子雲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邪子雲學相如為賦而弗逮故雅服焉又云或問揚雄為賦雄曰讀千首賦乃能為之桓子新論云余素好文見子雲善為賦欲從之學子雲曰能讀千首賦則善為之矣並自非書然雜記無諺豈楊別有據耶抑綴拾成文如郭威之類耶

葛洪稱劉歆撰西京雜記云郭威字文偉茂陵人也好讀書以謂爾雅周公所制而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余嘗以問揚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家君以為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記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傳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此雄答劉歆之語實本非書尺牘作雄答郭威書竝率誤

班嗣

字君山扶風人彪從兄內足於財不屑榮宦終於家○稽康高士傳作樓煩人

報桓譚書

嗣世在京師家有賜書雖修儒學然資老莊之術桓生欲借其書嗣報之行已持論如此

若夫嚴子者絕聖弃智脩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為世俗所役者也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栖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絀聖人之罔不躡驕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賢也今吾子已貫仁誼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伏周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摯既繫攀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為自眩曜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

其髣髴又復失其故遂匍匐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

進漢書○嚴子者以避明帝諱
莊極摯魏繇高士傳作極藝

王臨莽子

予母書

初莽妻王氏以莽前殺其子宇及獲涕泣失
明莽令太子臨居中養焉莽妻旁侍者原碧
莽幸之臨亦通焉恐事泄與妻情謀共殺莽
後貶為統義陽王出在外第愈憂恐會莽妻
病困臨予書莽見之大
怒賜臨藥臨自刺歿

上於子孫至嚴前長孫中孫年俱三十而歿今臣臨
復適三十誠恐一旦不係中室則不知歿命所在

○長孫宇字
中孫獲字

范升字辯卿代郡人歸漢為
博士永平中為聊城令

奏記王邑邑前大將
軍商子

邑為王莽大司空辟升為議曹史時莽頗發
兵役徵賦繁興升乃奏記於邑邑雖然其言
而竟不用令乘傳使上
黨與漢兵會因留不還

升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為
忠今眾人咸稱朝聖皆曰公明蓋明者無不見聖者
無不聞今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震震於雷霆而朝
云不見公云不聞則元元焉所呼天公以為是而不
言則過小矣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可以
免宜乎天下歸怨於公矣朝以遠者不服為至念升

以近者不悅爲重憂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馳騫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後出益可恠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藜藿不充田荒不耕穀價騰躍斛至數千吏人陷放湯火之中非國家之人也如此則胡貊守關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

後漢書

甄阜

梁丘賜

阜莽前隊大夫賜莽屬正

移劉良書

良字次伯封廣陽王徙爲趙王

良光武叔父平帝時爲蕭令及光武起兵良不得已從軍至小長安漢兵大敗良妻及二

子皆被害阜賜移書於良

老子不率宗族單袴騎牛哭且行何足賴哉

續漢書

南粵王趙胡

上武帝書

胡爲南粵王立三年閩粵王郢興兵南擊邊邑粵使人上書天子多南粵義守職約爲遣兩將軍往討閩越弟餘善殺郢以降

兩粵俱爲藩臣毋擅興兵相攻擊今南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

漢書

匈奴冒頓單于

遺高后書

太后時冒頓單于寢驕遺太后書有媿語太后大怒欲發兵擊之以季布諫止令大謁者張澤報書單于使使來謝因獻馬遂和親

孤僨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

高太后報匈奴書

制

單父人呂公女歸高祖生惠帝尊為皇太后臨朝稱

單于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汙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以奉常駕

並漢書

匈奴狐鹿姑單于

且鞮侯單于長子

遺漢書

武帝時貳師將軍李廣利出塞兵敗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其明年單于遣使遺漢書漢遣使者報送其使

南有大漢北有彊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闔大關取漢女為妻歲給遺我蘖酒萬石糴米五千斛雜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

矣

漢書○闔讀與開同

郵支單于

上元帝書

鄧支殺漢使衛司馬谷吉等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吉等死鄧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因都護上書其驕慢如此陳湯并延壽出西域矯制討誅之

居困危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

漢書

呼韓邪單于

上元帝書

鄧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

常願謁見天子誠以鄧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

漢書

擊臣以故未得至漢今鄧支已伏誅願入朝見

書記洞詮卷第十四

終

梅侯祚閱前漢六卷



書記洞詮卷第十五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後漢

光武皇帝

名秀字文叔高祖九世孫景帝子長沙定王發之後南頓令欽之子起兵於宛

破聖公與伯然書

交鋒之日神星晝見太白清明

東觀漢記○此北堂書鈔所引載太平御覽

覽載云破聖公與兄伯升書楊用修尺牘云破赤眉與伯升王弼州云破赤眉伯升已被害當是昆陽戰後也陳晦伯天中記亦引東觀漢記云破王尋與朱然書鼎按諸家惟書鈔在前而光武從臣初無名字為伯然朱然者特岑彭字君然而已朱然則孫吳時人後漢書光武紀光武誅王郎更始遣侍御史持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立光武為蕭王令罷兵詣行在所光武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自是始貳於更始及赤眉賊入函谷關攻更始光武乃遣鄧禹率六裨將引兵而西以乘更始時更始使朱鮪李軼屯洛陽光武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異大破鮪於是諸將上尊號吳漢等十一將軍圍鮪於洛陽是年赤眉入長安更始奔高陵見殺凡光武與聖公前後事止此所謂破聖公者豈即鄧禹吳漢等之戰耶今姑從書鈔以待再考

報隗躡書

隗字季孟隴西成紀人起兵應漢歸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後為漢兵討

敗志憤死

鄧禹西征赤眉承制命躡為西州大將軍建武三年躡上書詣闕光武報以殊禮時陳倉人呂鮪擁眾與公孫述通寇三輔躡復遣兵佐征西大將軍馮異擊之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自是恩禮愈篤

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但駑馬

鈎刀不可彊扶數蒙伯樂一顧之價而蒼蠅之飛不過數步即託驥尾得以絕羣隔於盜賊聲問不數將軍操執款款扶傾救危南距公孫之兵北禦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躡躡三輔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為佗人禽矣今關東寇賊往往屯聚志務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如令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蒙天之福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自今以後手書相聞勿用傍

人解構之言

范曄後漢書○數步東觀漢記作三數步

賜隗躡書

建武六年帝知躡終不為用巨欲討之躡疑懼即勒兵使王元據隴坻諸將與躡戰大敗各引退躡因侵三輔馮異祭遵等擊破之躡乃上疏謝有司以躡言慢請誅其質子恂帝不忍賜躡書躡知帝審其詐遂稱臣於公孫述

昔柴將軍與韓信書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亾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以躡文吏曉義理故復賜書深言則似不遜略言則事不決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祿復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

後漢書○袁宏漢紀云吾已三十餘按光武本紀建武六年為年三十五魏文帝與吳質書光武言年已三十在軍十年

詔告隗躡

躡將牛邛歸義於是躡夫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躡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詔告躡躡終不降於是誅其質子恂

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高皇帝云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若遂欲為黥布者亦自任也

後漢書

與公孫述書

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稱帝於蜀國號成爲吳漢等討滅

述稱帝妄引讖記以為孔子作春秋為赤制而斷十二公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錄運法曰廢昌帝立公孫括地象曰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握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西方太守而乙絕卯金也五德之運黃承赤而白繼黃金據西方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奇數移書中國冀以感動衆心光武與述書署曰公孫皇帝述不荅

圖讖言公孫卽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高君豈高之身邪乃復以掌文爲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爲君事耳何足數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爲定計可以無憂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

後漢書○東觀漢記載光武與述書承赤者黃也姓當塗其名高也

報公孫述書

此與前似即一書

述夢人謂已曰公子系十二爲期遂據蜀稱帝移檄中國引圖緯以惑衆光武報書

西狩獲麟讖曰乙子卯金卽乙未歲授劉氏非西方之守也光廢昌帝立子公孫卽霍光廢昌邑王立孝宣帝也黃帝姓公孫自以土德君所知也漢家九百

二十歲以蒙孫亾受以丞相其名當塗高高豈君身耶吾自繼祖而興不稱受命求漢之斷莫過王莽近張滿作惡兵圍得之歎曰爲天文所誤恐君復誤也

華陽國志○新城蠻中山賊張滿祭祀天地自言當王及執歎曰讖文誤我乃斬之

詔喻公孫述

述使刺客殺漢將來歙岑彭述弟恢及子婿史興並爲大司馬吳漢輔威將軍臧官所破自是將帥恐懼日夜離叛帝必欲降之乃下詔喻述述終無降意兵敗被創死

往年詔書比下開示恩信勿以來歙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家族完全若迷惑不喻委肉虎口痛哉奈何將帥疲倦吏士思歸不樂久相屯守詔書手

記不可數得朕不食言

賜竇融璽書

融見後

融為張掖屬國都尉河西翕然歸之衆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融遙聞光武即位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隗囂使張玄說融當各據上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為尉佗融決策東向遣使劉鈞奉書獻馬先是帝欲招融以逼囂述亦發使遺融書遇鈞於道帝見歡甚乃遣令還因授融為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咸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網羅張玄之情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

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

報竇融詔

隗囂反叛融與書責讓之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

乃賜融以外戚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詔報之融被詔即與將兵入金

每追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竇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繼統以正長君少君尊奉師傅修成淑德施及子孫此皇太后神靈上天佑漢也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慄慙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非忠孝誠慤孰能如此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囂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間離之說亂惑真心轉相解構以成其姦又京師百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

意多能採取虛偽誇誕妄談令忠孝失望傳言乖實毀譽之來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關中盜賊已定大兵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武以應期會

從兄子長君太后兄少君竇廣德太后弟封章武侯融七世祖

詔報竇融

融率弟友等攻隗躡大破之帝封融為安封侯弟友為顯親侯悉遣西還所鎮融以兄弟並受爵位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之

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

無一作莫

詔竇融

融入朝拜冀州牧遷大司空數辭讓後朝罷
遂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它日
會見迎乃詔融
融不敢重陳請

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
宜論他事勿得復言

下鄧禹勅

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以功封高密侯為大司徒拜太傅

鄧禹破赤眉赤眉遂入長安諸將勸禹攻長安禹欲休兵養士以觀其弊於是引軍北至
桐邑帝以關中未定而禹久不進兵乃下勅

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人遑遑無所依歸宜以
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

並後漢書○東觀漢記司徒堯也赤眉桀

也今長安饑民孰不延望

徵鄧禹還勅

積弩將軍馮愔與車騎將軍宗歆爭權愔殺歆與禹相攻帝遣使諭降愔是後禹威稍損人乏食歸附離散而赤眉還入長安禹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饑餓者皆食棗菜乃徵禹還

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榷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

復妄進兵

後漢書

同前

漢紀

勒兵堅守慎無與窮寇交鋒老賊疲弊必當束手事
吾也以飽待饑以逸擊勞折榷而笞之耳

勞馮異璽書

異見後

異拜征西大將軍與鄧禹合兵為赤眉敗禹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收其散卒

與賊復戰大破於嶠底降男女八萬人光武璽書勞異

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黽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勲

詔報馮異

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罪帝詔報之

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詔馮異

王郎起光武自薊馳至饒陽無萋亭時天寒烈眾皆飢疲異上豆粥及至南宮遇大風雨

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菟肩因度亭沱河至信都後異自關中朝京師上謂公卿曰馮將軍是我起兵時主簿也使中黃門賜異珍寶衣服錢帛

倉卒無萋亭豆粥虜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 並後漢書

勞馮異璽書

隗囂侵三輔乘勝取柁邑異即馳兵潛往閉城乘其不意擊鼓建旗追擊大破之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囂降異上書言狀不敢自伐諸將欲分其功乃下璽書

制詔大司馬虎牙建威漢中捕虜武威將軍虜兵猥下三輔驚恐柁邑危亡在於旦夕北地營保按兵觀望今偏城獲全虜兵挫折使耿定之屬復念君臣之

義征西功若丘山猶自以為不足孟之反奔而殿亦何異哉今遣太中大夫賜征西吏士死傷者醫藥棺殮大司馬已下親弔死問疾以崇謙讓後漢書○大司馬吳漢虎牙蓋延建威耿弇漢中王常捕虜馬武武威劉尚

同前 漢紀

柁邑孤危亾在旦夕諸將狐疑莫有先發將軍獨決奇策摧敵殄寇功如丘山猶若不足雖孟反後入無以過也今遣大中大夫賚醫藥殯殮之具以賜吏士其死傷者大司馬已下親弔問之以崇謙讓

賜馮異璽書

隗躡死躡子純猶摠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等救純帝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斬之賜異璽書

聞吏士精銳水火不避構賞之賜必不令將軍負丹

青失斷金也東觀漢記○按此為冀之戰尺牘乃錄始雖垂翅回谿四語而以此併為一書

謬誤

詔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征虜將軍

遵從帝上隴征隗躡令進屯汧及公孫述遣兵救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遵獨不卻帝詔

將軍連年距難衆兵即卻復獨按部功勞爛然兵退無宿戒糧食不豫具今乃調度恐力不堪國家知將軍不易亦不遺力今送縑千匹以賜吏士東觀漢記

勅岑彭書

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為征南大將軍封舞陽侯

彭引兵從車駕破天水與吳漢圍隗躡於西城時公孫述將李育將兵救囂守上邽帝留蓋延耿弇圍之而車駕東歸勅彭書

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

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為白

後漢書○東觀漢記作頭鬚

報岑彭書

彭與吳漢及劉隆臧官劉歆等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皆會荆門漢以三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彭首破荆門長驅武陽蜀地震駭營彭為蜀刺客所殺

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

為重而已

後漢書

詔吳漢

漢字子顏南陽宛人歷拜大司馬封廣平侯

漢征公孫述入犍為界諸縣多城守詔令漢直到廣都據其心腹諸城目下漢意難之既進兵廣都諸城皆降又詔漢曰云云漢乘勝自將步騎二萬餘人去成都十里隔江北作營遣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屯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詔書未到述果使其眾并出攻漢使別將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引還廣都留尚拒述具以狀上帝報之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

廣都去成都五十里述若來攻待其困弊而攻之勿

與爭鋒述若不來轉營逼之彼必堅壁

漢紀

同前

後漢書戒吳漢

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

讓吳漢

比勅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與大衆攻尚尚破公卽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

後漢書

同前 漢紀

如述兵連綴副營副營破卽公營亦破矣恐公不能自還還自天也幸尚無他者急還廣都

報吳漢

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

後漢書

讓劉尚

漢既破述述死乃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縱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尚

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麀啜羹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人之義也

並後漢書

同前

漢紀作讓吳漢等

城中老母嬰兒口以萬數兵火大縱可為酸痛甚違
古人弔民之義公等戴天履地何忍行此邪

賜陳俊璽書

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為
疆弩大將軍封祝阿侯

俊為太山太守行大將軍事張步畔還瑯琊
俊追討斬之帝美其功詔得專征青徐賜俊
璽書俊撫貧弱表
有義百姓歌之

將軍元勳大著威震青徐兩州有警得專征之

華嶠
後漢

書○漢紀
實得征之

報陳俊詔

俊守太山數上書自
請願奮擊隴蜀詔報

東州新平大將軍之功也負海猾夏盜賊之處國家

以為重憂且勉鎮撫之

後漢
書

勞蓋延詔書

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
為虎牙將軍封安平侯

龐萌為人婉順上親愛之嘗對諸將曰可以
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龐萌是矣使為平
狄將軍與蓋延俱定梁楚地爭權遂勒兵
反攻延延與戰破之詔書勞延又詔諸將

龐萌一夜反畔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欲相

擊而將軍聞之夜告臨淮楚國有不可動之節吾甚

美之

東觀漢記○續漢書云殆令唇齒欲相擊○按
范曄後漢書蓋延傳云萌攻殺楚郡太守引軍

襲敗延僅而得免與東觀漢
記不同資治通鑑從范書

詔諸將

吾嘗於眾人中言萌可為社稷臣將軍等得無咲吾

言老賊當族其勵兵馬會睢陽

漢紀

報臧宮馬武

官字君翁潁川郊人為輔威將軍封期思侯武字子張南陽湖陽

人更始時為振威將軍歸光武拜為捕虜將軍封揚虛侯

匈奴饑疫自相分爭官願得五千騎以立功未許乃與武上書欲命將臨塞厚縣購賞俞

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以滅北虜帝詔報之自

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亾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

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人不如息人

後漢

書○范曄論曰山西既定威臨天下戎羯喪其精膽羣帥賈其餘壯斯誠雄心尚武之幾先志翫兵之日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光武審黃石存包桑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甲詞幣以禮匈奴之使其意防蓋已弘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圍忍傷黥王之陳乎

詔報朱浮

浮見後

彭寵反攻浮涿郡太守張豐亦舉兵反時二郡畔戾北州憂恐浮以為天子必自將兵討之而但遣游擊將軍鄧隆陰助浮浮上疏帝詔報之寵果為其蒼頭子密等所殺

往年赤眉跋扈長安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降今度此反虜勢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候麥耳

報耿弇詔 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為建威大將軍封好時侯

帝詔弇進攻漁陽弇以父況據上谷本彭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自疑不敢獨進上書求詣洛陽詔報之

將軍出身舉宗為國所向陷敵功效猶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且與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 並後漢書

報耿純制書 純見後

純封高陽侯建武六年令諸侯就國純上書自陳前在東郡案誅涿郡太守朱英親屬今國屬涿誠不自安制書報之乃更封為東光侯

侯前奉公行法朱英久吏曉知義理何時當以公事相是非然受堯舜之罰者不能愛已也巳更擇國土令侯無介然之憂 續漢書

賜侯霸璽書 霸字君房河南密人為大司徒封關內侯

霸薦前梁令閻揚揚素有譏議帝嘗嫌之既見霸奏疑其有姦大怒賜霸璽書使馮勤奉策至司徒府勤還陳霸本意申釋事理帝意稍解

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邪

將殺身以成仁邪後漢書

賜侯將軍

卿歸田里曷不令妻子從將軍老矣夜臥誰為搔背

痒也

報劉興書

興為代郡太守將數百騎攻賈覽上狀檄至光武知其必敗報興書書到興已為覽所殺長史以為國家坐知千里也

欲復進兵恐失其頭首也東觀漢記

報鄯善王書

建武中率師鄯善焉耆等十八國迫於匈奴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

邊未服皆還其侍子而匈奴攻擊益甚鄯善王復上書因報之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

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

自在也後漢書

尺牘載光武賜王常云王廷尉良苦每念往時共更艱危何日忘之莫往莫來豈違平生之言乎按王常傳更始敗建武二年夏常將妻子詣洛陽肉袒自歸光武見常甚歡勞之曰云云常頓首謝此實面語耳安得為書

書記洞詮卷第十五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